

狂恋小可爱

作者：素妍

前言

狂恋小可爱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七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后记

前言

前言

哇，好辛苦啊，素妍的第一本处女作终于完成了。写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关照。

素妍是一名中学生，平时

1. 喜欢看小说，（最喜欢的小说作家是猫子和子纓，其中子纓的爱上黑帮大少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喔，从此便爱上了小说。）
2. 最喜欢的小说是冷爱伯爵、温馨黑道情，（冷爱伯爵的剧情好棒喔，还有温馨黑道情，我本来是想买的，可是第二天去的时候就没了，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也找不到，如果有朋友知道，一定要通知我喔）
3. 看漫画，（最喜欢的漫画是北川美幸画的东京朱丽叶，喜欢漫画的朋友们去看看，很棒喔。）
4. 在没事的时候胡思乱想，（有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想像成这样那样，所以就有了创作灵感）。
5. 偶像是美国有钱佬比尔盖茨，（我真的很崇拜他，他为什么这么有钱啊？）
6. 最喜欢的游戏是日本的游戏代表大作最终幻想，（那可是我的最爱，记得周杰伦出FANTASY专辑的时候差点气死我，他怎么可以侮辱我的幻想？太过分了。）
7. 最喜欢的明星是金荷娜，（韩国人，美女一个，我喜欢她冷漠而又阳光的性格。）

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支持我，谢谢！

狂恋小可爱

狂恋小可爱

作者：素妍

她，是一个穿小兔兔睡衣，抱娃娃睡觉的小可爱

他，是一个二十四岁取得哈佛双科博士的成熟男人

她，是一个事事依赖别人的麻烦精

他，是一个从小就独立的全能性超人

这个有点阿哪达的小可爱竟然对他的感情无动于衷？

她竟然逃避他，逃避他的感情？

他倒要让她知道她到底能不能逃出他为她织的情网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男人不放过她？

她已经如愿成为他的女人，可是她也有自知之明啊

她根本就配不上他，她也不敢奢望他能爱她

她只不过想风平浪静地度过一生

难道连这点要求他都不能满足他吗？

她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肯放过她？

第一章

第一章

又是悲惨的一天。

“蕾儿，该起床了。”耳边传来熟悉的叫唤声，郝蕾眯着眼，看着眼前双手插着腰，大声唤她起来的室友，江水盈。

“拜托，再睡一会儿，就一会儿。”郝蕾大眼睛中露出乞求的神情。

“不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你第一天到电视台上班也，怎么可以迟到？会给前

辈留下不好的印象的。大小姐，你可是睡了整整

10

个小时也，怎么还会累？唉，我还没见过比你更懒的女生呢。”

江水盈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她只是希望眼前的大小姐快点起来，她上班也快要迟到了，蕾儿真是害人害己啊。

“好啦，好啦，我起来了啦。”郝蕾无奈地放开双臂紧抱着的枕头，一脚蹬开她宝贝的星星被，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微眯的双眼，往卫生间走去。

江水盈拿起桌子上的背包，对着卫生间的郝蕾大喊：“我上班去了，早餐在桌上，不要忘了吃，记得，一定要吃早餐！要不你一天都会没精神的，记住了！”

听到关门声后，郝蕾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天啊，真是管家婆。”想起江水盈整天对她大呼小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她觉得她要快要给江水盈这个大女人的唠叨声给谋杀了，真是惨不忍睹啊。

“今天穿什么衣服呢？”郝蕾自言自语道。

“啊，对了，就穿这件吧，对，就这件了，哈哈。”她选了件牛仔及膝大衣，配了件短裙，超流行主义的打扮，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套上新买的皮靴，拉上拉链，穿上牛仔大衣，郝蕾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她拉拉裙子，希望能让裙子更贴紧一点，这样看上去会好一点嘛。

“好了，完美。”

叮铃铃……这时，电话不识趣地响个不停。

“真是烦死了，本大小姐刚想去电视台，你最好有充分的理由，否则我一定砍死你！”她对着电话练习着过会儿要怎么教训那个烦人鬼。

郝蕾不耐烦地拿起电话，眉毛不禁皱得更紧了。

“你最好有火烧屁股的理由！”

“要死啦，小丫头，你是不是活得太好了？”电话中传来江水盈愤怒的声音。

“啊，是水盈姐啊，对不起啊，我还以为是哪个变态这么早打电话呢，哈哈，真是不好意思，对了，你不是上班了吗？怎么打电话回来？”郝蕾见风转舵，她可没那个胆去顶撞她那甜心室友，要不，她可是好几个星期都没好日子过的啊。

“你说我是变态？”江水盈半眯起眼睛，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没有没有，我怎么敢呢，你打电话回来有事吗？没事我真的要上班去了，要不就要迟到了。”郝蕾盯着墙上的钟，她必须在五分钟内解决这个电话，要不她就真的要迟到了。

“好了好了，回来再收拾你，小丫头。我打电话回来看你走了没，怕你又忘了时间。既然你要走了，那我就挂了，下午见，拜拜。”

郝蕾挂上电话，还好，还有时间。她抓起床边的拎包，冲出了家门。

“你真的要回到你爸的身边吗？”尹世杰仍然不死心地问着早以问了上百遍的问题，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的好朋友姜维会回到他那无情无意的父亲身边。

“是。”姜维没有任何表情，拨弄着及颈的头发，每一个动作都那样帅，那样酷，足以迷倒接上一群青春少女。看着眼前的红绿灯，红灯正闪烁着，仿佛在提醒着人们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哼，爱惜自己的生命？好笑，不就是贱命一条吗？有什么好爱惜的？姜维挑了挑眉，眼中充满对生命的鄙视。要不是

24

年前，他母亲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

父亲在他

2

岁时丢下他的母亲，独自去了国外，一去就没了音讯，直到他母亲在他

14

岁时因患胃癌离开他。后来他的爷爷一直抚养他到

22

岁，也因为年事已高，终日为他的学费操劳，最后病死在工厂。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不负责的父亲，这一切都是他亲手造成的，他害得最亲爱的爷爷和妈妈都离开了他，而他，却在外国找了个女人，逍遥快活地过着太平的日子。

他一定要他付出代价，他一定要他和她一样家破人亡！

姜维的脸上露出阴狠的表情，一直在声旁的尹世杰却一点都没发现他的变化，尹世杰正在想着一一直痛恨父亲的姜维，怎么一下子同意回到他父亲的身边？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将往事一笔勾销呢？

可是，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不会了解姜维的心思，因为姜维从来都不会将他的想法告诉别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

姜维看了眼身边的尹世杰，视线马上又回到了对面的红绿灯。

“妈的，这个红绿灯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尹世杰不悦地说道。

姜维依旧看着对面的红绿灯。突然，对面冒出一抹倩影占据他的视线。

好美的一个女人，和大街上其他的女人不同，这个女人没有把脸弄成这几年流行的浓妆，只是画了淡淡的彩妆，也没涂像韩国人的深色口红，只是涂了些靓丽的润唇膏。

俏丽的短发，牛仔大衣，小可爱的连衣短裙，还有那长靴，把她衬托得美丽动人。

“我要你。”姜维不自禁地望着对面的女孩，不知道为什么，她给他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让他想拥有她。看着她时不时看看手表，似乎很赶时间的样子。

“你说什么？”尹世杰没有听清姜维说了什么，疑问地看着他。

“没什么，走吧。”看到绿灯亮起，女孩朝他这边走来，姜维自顾自地向马路对面，也就是女孩的方向走去。

“等我啊，真是的。”尹世杰对姜维不等他就走了非常不满。气呼呼地走上前去。

“完了完了，再不快一点，我就真的要迟到了，水盈也真是的，早点叫我嘛，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工作。”郝蕾已经第

N

次看她那流氓兔手表，她现在想的不是下班以后要去哪里逛街，而是快点赶到电视台。

眼前的女孩还是重复着刚才的动作：看她的手表，不过这次，他看到了她那块手表是今年流行的卡通人物的产品。小可爱一个。

姜维没有回头看那和他擦肩而过的女孩，因为他有预感，他们很快会再见面的，一定会。

“我来了。”看着眼前那年过五十却仍然风采依旧的中年男子，岁月的沧桑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魅力，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他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爱他，会这么痴心地等他回来。

“回来就好，坐啊，站着干嘛？快坐啊。”面对自己的儿子，姜厉弘总有种亏欠感，谁叫当年他不顾亲人的反对，毅然去了美国，并且二十几年都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这个孩子长大了，看上去更聪明，更懂事，也，更冷漠了。

他知道，儿子今天的样子都是自己害的，可是，他也不想这样对待他们母子啊。

当年，他和最爱的女友魏语萍都要结婚了，可是结婚前不久，在他和他朋友的告别单身日那天，邻家的林雯，也就是姜维的母亲，乘他酒醉，和他度过一个缠绵夜。

后来在结婚的那天，魏语萍竟然逃婚了，而留给他的理由就是她不爱他了。这怎么可能？最爱的语萍竟然说她不爱他了？

他一直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然而，不久，林雯就告诉他，她怀孕了。当时抱孙心切的父亲当机立断，逼他和林雯结了婚。

婚后，他和林雯相处得一直都很疏远，即使林雯一直都想尽办法讨好他，他却一直想着魏语萍，对林雯的爱无动于衷。

知道林雯产下姜维后的第二年，无意间，他听到林雯和他父亲的谈话，才知道当初是她告诉魏语萍她怀了他的孩子，魏语萍才忍痛离开他的。当时，这对他的打击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之后，他通过各种渠道查找魏语萍，终于在知道魏语萍定居在美国后，不顾林雯和父亲的反对，也没考虑到

2

岁的儿子，直飞美国。

在美国，他不断的向魏语萍解释，就这样，魏语萍还是被他的感情感动了，他们又在一起了。

在这之后，他就寄来了离婚协议书，并告诉林雯他将在美国定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林雯也因为他的绝情而痛签了协议书。

和魏语萍结婚后的这二十年中，魏语萍一直劝他原谅林雯，可是他一直都因为林雯伤害魏语萍，故意拆散他们而恨着林雯。知道几个月前，他和魏语萍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他才开始更加想念姜维。

终于，他抵不住对儿子的思念，在儿子满月后，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国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林雯已经在十年前长辞人间。

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寻找着儿子，并想说服儿子回到自己的身边。没想到儿子竟然不计前嫌，爽快地回来了。这使他高兴了好几天呢。

“不用了，你直接带我去我的办公室。”姜维冷着脸看着眼前的“父亲”，丝毫没有一种小辈对长辈的尊敬，因为在姜维的心里，他不配得到他的尊敬。

然而姜厉弘也体会到了儿子对自己的一种憎恨感，他了解，他知道儿子一定痛恨自己当年的不辞而别，这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造化弄人啊。

“啊，好幸运啊，还差五分钟就迟到了，哈哈，相信今天我一定会很走运哦，说不定能遇到一个帅哥男朋友呢。”郝蕾庆幸自己没有迟到，在她以为自己是宇宙无敌第一幸运儿时，却不知道一场情劫正向自己逼近。

“刘主管，我是新来的郝蕾。”

“哦，你就是郝蕾啊，果然漂亮，怪不得许主任一直说你既漂亮又年轻呢。好，你跟我来吧。”刘愈民可是电视台出了名的花心主管，专门喜欢讨好年轻女孩子的心。

“好，麻烦你了。”郝蕾一改平时的“男孩婆”的形象，做起了淑女的样子。没办法，为了工作嘛，要知道，她可是大学里高才生，二十一岁就提前领到了毕业证书，一毕业就能到电视台来做主持人，这可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工作，她可不能弄丢了。

刘愈民把郝蕾带到演播室的门口，说道：“你应该知道，你以后要主持的是一个儿童节目，因为你年轻，所以我们认为你能胜任，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不会的，你放心吧刘主管，我一定会好好做的。”郝蕾拍着胸脯说道。

“那最好。来，大家过来一下。”刘愈民拍了拍掌，示意要演播室里所有的人都过来一下。

等到工作人员都到了后，刘愈民为郝蕾一个个介绍着：“这位是摄像师汪庆祥，这位是化妆师许影妹，是人事部许主任的妹妹哦，这位是道具师董世伟，这位是灯光师程浩……这位是新来的大学高才生郝蕾，今后就是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你们以后就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哦。”

“你们好，我是郝蕾，大家多多帮助我哦，麻烦了。”郝蕾甜甜一笑，立马征服了在场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程浩，看得都入迷了。

“那我还有工作，你就在这里忙吧，不懂的问问那边的王主播。”刘愈民想着办公桌上的一大堆公文就头疼，还是快点回去弄完吧，要不今天就别想回去了，得留在电视台里吃泡面喽。

“刘主管走好。”大家相视一笑，同声说道。

“这里是新闻主播室，里面是播报早，中，晚新闻的地方，要不要进去看看？”姜厉弘看着身边高他一个头的儿子，欣喜地问道。

“不用了。”姜维还是这么的疏远自己唯一的亲人。

“那好吧，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姜厉弘无奈地带者姜维往前走。

“这里的演播室是我们电台新开办的儿童栏目，主持人是今天新来的大学生……”姜厉弘为其介绍着。

演播室门是开着的，从外面可以看见几个穿着制服，带着身份牌的工作人员，正放下手头工作，和一个清新靓丽的女孩子聊着天。

如果那个女孩子只是普通的女孩子，那姜维绝对不会停下脚步，驻足观望，可是那个女孩子是他早上遇到的小可爱，所以姜维停下来看她也是很正常的。

“小维，你怎么了？”姜厉弘见他停了下来，并站着一动不动，觉得有点不对劲。

“进去看看。”姜维简短的话语，使人有种被命令的感觉。他没有看姜厉弘一眼，就走近了演播室。

对此，姜厉弘已经见怪不怪了，一早上姜维就没给他好脸色看，不过没关系，姜维肯进去看看，就说明他对这里不是无动于衷的，他还有时间平息他对他的恨意。

“董事长。”员工看到一个狂妄冷酷的男人和董事长一起走进了演播室，立即站了起来，并鞠躬问好。

“啊，董事长。”郝蕾慌忙从工作人员的中间站了起来，红着脸打着招呼。怎么这么幸运，第一天来就能遇见董事长，我还真是幸运儿呢。郝蕾做着美梦。

“为你们介绍，这位是……”姜厉弘正准备把儿子介绍给这里的员工。

“我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栏目的制作人及负责人。董事长，你说是吧？”姜维一见小可爱就决定要向姜厉弘要了这个节目，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她，他事在必得，就像早上所说的：他要她。

“对，对，正是这样，正好这个栏目还没有找到制作人，那以后这位姜维先生就是你们的制作人，你叫郝蕾是吧？以后不懂的就问他吧。”事情太突然，姜厉弘没想到儿子会要了这个节目，不过既然是儿子亲口说要的，他当然会满足他。

“好的，董事长。姜维先生，我是今天新来的主持人，今后请你多多费心了。”郝蕾伸出修长的手，想握握眼前那帅哥的手。

他好高，虽然她一米七的高挑身材在女孩中绝对是鹤立鸡群，但是站在这个看上去少说也有一米八五的男人身旁，她还是显得好矮喔。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礼貌地伸出了右手，姜维在特地把“照顾”两个字说得很重，冷峻的笑意在脸上蔓延，让姜厉弘和一旁的工作人员冷汗直冒，其中也包括郝蕾。

“那就这样吧，我们先走了。大家好好努力吧。”姜厉弘率先开口，缓和了现场的气氛。

姜维一眼望进郝蕾的眼睛，吓的她忙别开脸。

随后，姜维和姜厉弘离开了演播室。

“你为什么想要去制作一个儿童节目？”回到办公室，姜厉弘不解得问。

“你不觉得你的为什么很多吗？”姜维不满地说着。

“我……”姜厉弘面对儿子的责备现得哑口无言，的确，他的问题太多了，也许这个会引起儿

子的不满吧，还是不要问的好，免得和儿子的关系更加恶劣。

“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明天我会准时来上班的。”

姜厉弘目送着儿子离去，唉，亲生的儿子，自己竟然这么不了解他。

回到家中，没有开灯，独自坐在沙发上，回想着小可爱的身影，不知道明天她是不是还是很今天一样可爱呢？答案应该是，是吧。

“怎么不开灯？是不是今天父子相认太煽情，你不会后悔这么对你爸吧？”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他以调情的语气问道。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很欠揍？”姜维龙心大怒，答非所问。

“当然有啊，就你姜大少爷就告诉过我很多次了。”男子仍然潇洒地说道。

“知道就好，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来我这？”姜维别开脸，始终没有看那男子一眼，因为能不用钥匙进他家门的人，只有一个人——秦玄。

“当然是来安慰你这个受伤的男人啊。”秦玄语带玄机，他和尹世杰都是姜维的好朋友，可他和尹世杰不同，他可是聪明过顶的诸葛亮，而尹世杰充其量也不过是大老粗张飞，哪能和他比？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习惯自己了伤了。”对于秦玄的关心，姜维一点都不为所动。

“我下午有去你爸公司哦，我看到一个穿着小可爱连衣裙的女孩呢，好可爱啊，对，我要她了，明天我就去买画献媚。”秦玄仍然不动声色。

“恐怕不行。”姜维对他的话很不爽。

“为什么？你说不行就不行？就算你没有女人，你也不用来羡慕我吧？”秦玄似笑非笑的回答。

“因为她是我的。”不行了，他要爆发了，如果眼前这个男人再扯下去，他一定会先宰了他，他不能让其他男人窥视他的女人。

“喔？你的小可爱？”不行了，他也要爆发了，第一次看到姜维这么在乎一个女人，这可是重大新闻哦。如果他努力一点，明天八成会上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

“对，是我的小可爱，你笑够了吧，请吧？”姜维做出送客的气势。

“好，好，我这就走了吧？”秦玄忍住笑意，往大门方向走去，他得快一点找个地方好好笑笑，要不准会得内伤。

姜维摇了摇头，看着好友离去，嘴角微扬起一道冷笑。夜，还长呢，不知道和小可爱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会是什么感觉……

“回来啦？今天怎么样？还好吧？”江水盈放下手中的汤勺，奔向刚进家门的郝蕾。

郝蕾一踏进家门就被江水盈问得晕头转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还好啦，同事们对我都很友善，上班也没迟到，一切都很好啊。”她早就把下午遇到姜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就好，我还在担心你会得罪人呢，没事就好。”江水盈放心地捂着胸口。真是老天保佑啊。

“你着是什么话啊？好像我一直都是麻烦精一样。”郝蕾不服气的火道。

“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麻烦精啊，哈哈，这样总比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好多了，丫头，有进步啊。”江水盈满脸的嘲笑表情看的郝蕾很不爽。

“你……”苦在她的衣食起居都由江水盈照料，她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得罪她喔，要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没好日子过呢。真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她一定得忍耐，忍不住也要忍！

料准郝蕾不会对她发飙，江水盈会心一笑，人生之乐就在于把人整得没办法还手的余地才好玩嘛。看来她还真是好成功啊。

“好了，我怕了你了，饭烧好了没？我都饿死了。”她的肚子真的在抗议了。不行，得赶紧，要不又要吃胃腰镇痛了。

“马上就好了，你去洗手吧。”江水盈是个典型的居家女人，她和郝蕾一样都是孤儿院的孩子，从小就很独立，不过她觉得她比郝蕾大

5

岁，就应该照顾她，她也是从小就被抛弃的孤儿，她能体会没有亲人的感受，而郝蕾就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哇，好幸福喔，我开动了。”郝蕾拿起筷子，疯狂地吃着桌上的美味，活像三天三夜没吃饭的人一样。

江水盈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小女人，她还真是容易满足啊。

隔天，郝蕾起了个大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她总觉得有什么事会发生，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望着房间里大大小小的绒毛玩偶，千奇百怪的玩具，郝蕾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小孩子哦，都二十一岁的人了，还在买那些十一岁的孩子都未必喜欢的玩偶，可是她就是喜欢嘛，喜欢呆在充满童话的玩偶世界里，等待王子的出现。

而江水盈的房间就不一样了，她的房间很女性化，高贵的装饰品，典雅的家具，还有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总之，水盈比她更像女人啦。

翻开星星被，郝蕾穿者小兔子的棉鞋走到她的芭比娃娃橱的前面。轻轻打开橱门，不希望吵醒正在熟睡的水盈。她那起她最喜欢的芭比，帮她梳了梳黑如瀑布的长发。她喜欢黑色长发的芭比，因此，她的芭比都是黑色的长发。

“什么时候，我才能遇到我的王子呢，芭比？”郝蕾自言自语地对着芭比说道。

王子倒没有，不过有个恶魔正在你的身边等着你呢，傻蕾儿，你快要沦陷了。

第二章

第二章

“哇，蕾儿，怎么起得这么早？是不是病了？”江水盈将手放在郝蕾的额头上，再放在自己的额头上，比了比体温。

“咦，没病啊？”江水盈奇怪地想着，她记忆中的蕾儿从小到大都是个懒鬼，不睡到日上三竿是不会满足的。今天她

7

点都不到就起来了，吓得她还以为她的宝贝蕾儿病了昵。

“你才有病呢。”郝蕾不爽地撇起了嘴。

“没病就好，生病还得看医生，看医生就意味着花钱，所以，你还不生病的好。”在江水盈眼里，钱始终是最重要的，要不她干嘛这么拼命地上班，打工啊。

“服了你了，就是钱，我晕死了。”郝蕾又展现她那迷死人的笑容了。

“你难道不知道有钱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吗……”江水盈正想补充说明钱对她的重要性，就被郝蕾给打断了。

“

STOP

！够了，你那些大道理说了不下1000

遍了，我都能倒背如流了，麻烦你大小姐不要再说了，我要被你逼疯了！”郝蕾不满地抗议着。

“抗议有效，驳回本小姐的上述，行了吧？”江水盈朝郝蕾瞪了一眼。

“你煮早饭了没？我都饿昏了。”郝蕾撅起她那可爱的樱桃嘴，猛对江水盈发起柔情攻势。

“有啦，今天吃披萨快点刷牙吧。”江水盈轻轻打了打郝蕾的屁股，催促她快点去刷牙。

“哇，好耶！”一听到今天吃最爱的披萨，郝蕾立马奔向卫生间，把方才的侮辱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哪有什么自尊啊，吃饭皇帝大。

“早啊，各位。”郝蕾扫视着演播室。“咦，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演播室里一个鬼影都没有，害的郝蕾紧张地看手表，确认自己没有迟到。

“不用找了，他们今天休假，不来上班了。”背后传来姜维冷冷的回答着她的提问。

郝蕾顺着声音的来源，转过身，有神的大眼睛正对着姜维看似神色黯然的眸光。天啊，他好冷啊，好好的帅哥不做，干嘛要做没人爱的酷哥，简直是浪费国家培育的人才嘛。

“看够了没？”姜维斜睨着郝蕾，对于她打量的眼光毫不逃避。

“咳咳……”郝蕾被他突如其来的话语说得面红耳赤，头都不敢抬起来了。唉，没脸见人喽。不行，她得赶快走了，要不过会儿八成会受到演播室强台风的波及啊。开溜啊。

先下手为强。“既然他们都放假，想必我也一定放假的吧，你看我真糊涂，竟然忘了今天放

假，对不起，我先走了。”郝蕾抓起桌上的包，准备来个溜之大吉。

“我说过你可以走了吗？”姜维高昂下巴挑衅。

“那姜制作还有什么吩咐吗？”郝蕾甜甜的笑容中有着让人不可忽视的魅力，一种属于小女人的魅力，让人不能忽视的魅力。

“去我办公室。”姜维率先离开了演播室，后面还跟着小随从郝蕾。

锁上办公室的门，放下窗前的百叶帘，姜维回过身环臂靠在门上，一双利眸在锁上门的同时也锁上了那正在到处闲看的郝蕾。可她却不知道她的恶魔正向她逼近。

看她那模样，似乎没有看到过高级的办公室一样。她快乐地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伸出小手摸摸办公桌上的钢笔座，再跑到一旁的书橱，轻轻地打开橱门，翻翻里面的专业用书。

咦，不太对劲哦，姜制作怎么没动静啊，不会丢下她一个人走了吧？

想到这里，她终于抬起头环视着整个办公室。

“你站在门口干嘛？”郝蕾发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双手环臂，眼前的他陌生得令人不寒而慄。

他没有回答她，他赫然发现眼前的小可爱和他以前的女人不一样，她给他一种想让他保护的冲动，那种冲动源自他的内心。他在想些什么啊，真是的，一直都把女人当做工具的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一定是幻觉，是幻觉。

已经过了五分钟，为什么她的双脚还在微微地发抖？她的脸和身子发烫着，脑袋昏沉沉的。

是为了姜维赤裸裸表现出他要她的明显欲望吗？

还是……她对他动了心？

呀，想什么呀！郝蕾，不能在这样了，你快要堕落了。

不行，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被他看得好像没穿衣服一样，她好想有个地洞，这样就能钻进去，不用面对他那赤裸裸的视线了。

姜维依旧双手环臂，缓缓地向正在面壁思过的郝蕾走来。

郝蕾意识到姜维正在朝她这里走来，头也忍不住地低得更低了。

他松开双臂，右手托起她的下巴，使她的眼睛正视着他的。

在她来不及反应之际，他已经狠狠地吻住她的唇。他矫健修长的身躯也跟着覆住她。像啄木鸟似的，在她姣好的小脸上洒下甜蜜的吻，情意缠绵地撩拨着。突如其来的热情吓坏了郝蕾，她没有想到姜维会吻她。

天啊，这可是她的初吻啊，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就给了一个才认识两天的男人，实在是太乱来了。可是在他臂中的她没有丝毫的力气推开他，似乎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将她吸入他的怀抱。

不知何时，那钳制变成了紧紧的拥抱，姜维除了将她吻得喘不过气来，还将她抱得密不通风。

更过火的是，那粗犷的大手竟大胆的按住她的臀部，明白的让她感受到他体内浮动同样的灼热和悸动……

直到两个人都要窒息了，姜维才缓缓地放开怀中的小可爱，生怕她一个不小心，被激情冲击软了腿。

“你……够了！”咬住肿胀的唇瓣，郝蕾双手推开他厚实的肩。

“不够。”姜维霸道的再度将她揽入怀中，俯首火热的吻住娇嫩的红唇。这怎么会够呢？你太小看情欲了，小可爱。

交缠厮磨的唇舌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直到郝蕾喘不过气来，姜维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已呈红肿却更显娇艳动人的芳唇，但饥渴的唇仍不满足的轻啄细致的脸庞。

“你凭什么吻我？谁给你资格吻我？”激情过后，郝蕾开始数落姜维方才的行为。

“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个太晚了吗？吻都吻了，要不我给你吻回好了。”姜维淡淡微笑，不慌不忙地反驳。

对啊，现在说有没有资格都太晚了，谁叫面前的这只狼早已把她啃得一点权利都没了，如果要问他讨回那个吻她不是吃大亏了？唉，认命吧，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记得逃得远一点。

小可爱就是小可爱，哪来的下次，你这辈子都注定是大恶魔的人啦。

“算了，既然事情都发生了，我也不要讨回公道了，算你厉害。不过没有下次了，以后都不能再吻我了。”郝蕾赌气地瞪他一眼。

“原来你还想要下次啊？不用等了，我现在就给你。”姜维故意扭曲她的意思。他低吟着，缠绵地舔吻她诱人的唇瓣。

“不是。”天啊，这个男人在想什么啊？她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要是被别人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她岂不是名誉全毁？她可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啊。

她真是美好的让他想霸占她一辈子。姜维强忍着快要爆发的欲望，他要她，但不是现在。他要她一辈子都陪他渡过，永远，永远。

他放开了她，将她的头压在自己的胸膛。

“你是我的，永远都是。”姜维接着因为极度缺氧而正在大口大口吸气的郝蕾，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他的宣言。

“你……”郝蕾嫣红了一张小脸，太起头看着脸上微泛红潮的姜维。他看上去好性感，好温柔喔，一点都不象她昨天看到的酷哥耶。

看来他还是得快点把她弄到手，他可不想让她有任何机会奔向其他男人的怀抱，和其他男人温存。想到这，他不自觉地把她搂得更紧了。

小心翼翼地打开办公室的门，只见郝蕾伸出一颗大脑袋。幸好，没人发现，要不她这辈子都没脸做人喽。方才和姜维的激情尤存在心，害的她又忍不住红了小脸。唉，都是那个臭男人害

的。

姜维从郝蕾的身后圈住她，象是在向人们宣告他的所有权。

“你干什么啦，快放开。”郝蕾意识到自己被那个害她名誉扫地的恶魔正用那恶魔之手紧紧地抱着她，急得她赶紧试图拉开他的手，没想到他的手还是和刚才一样，拉都拉不动。最后，她还是选择放弃，省点力气吧。

身下的女人不再想刚才一样会拒绝他了，姜维会心一笑。总有一天，他一定会让她不想离开他，一定会。

见走廊里没人，郝蕾赶紧推开缠在她身上的“八爪章鱼”，丢下他朝演播室走去。

他不屑的冷笑着，享受她那副惊慌失措的模样。你逃不掉的，小可爱。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离开我，除非我玩腻了你。

已经走远的郝蕾根本就不知道，她的恶运已经渐渐离她越来越近，而主宰这场恶运的就是姜维。

她已经被恶运主宰者下了咒，在他没有解咒之前，她都没有机会逃过这场人生中的恶运了。

“你说什么？今天放假？”郝蕾把声音提高八度，想让自己以为自己听错了。

“郝小姐，你没有听错，今天是姜先生特许让‘快乐宝宝’节目组所有工作人员休假一天的。”综艺部门的监督更正郝蕾不正确的判断。

那自己怎么不知道，真是倒霉，怎么没人通知她？如果有人通知她的话，她今天就不会来上班，今天不来上班也就不会遭狼吻。真是天要灭己啊。郝蕾像是泄了气气球，如果现在没人，她一定马上倒在地上。

“不过

...

姜先生特地说不需要通知你，因为整个节目组只有你要按时上班，那时候我也一直很纳闷呢，算了，不就是一天的休假吗？你看我不是也和你一样没休假？”监督小姐好心的为她补充说明，没想到这一补充，倒使原来就自认倒霉的郝蕾更加的沉默了。

原来他是故意的！想了半天，她终于有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好啊，这个臭男人，竟然敢设计她？哼，他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她就不姓郝！

监督小姐没有注意到现在的郝蕾脸上浮现出一抹阴险的笑意。她只是认为郝蕾是一时的生气，于是和她打了招呼就离开了演播室。

咚.....姜维办公室的大门就这么被郝蕾给一脚踢开。

“怎么？这么快就想我了？”俊逸的面容带着如幻的笑意，他徐缓地轻吐一字一句，似乎对郝蕾要上门“踢馆”早就有所预料。

“是啊，想你了！”郝蕾气得一个一个字从嘴里说出，给人一种凶狠的感觉。

“噢？听你的口气，再看你的行动，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上门寻仇的？”姜维仍然不怕死地和郝蕾较着劲。他突然觉得，其实她并不是表面上这么好惹的，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增添一些挑战性。

她当然不是好惹的。想当年她还是高中生时，就是学校出了名的吵遍天下无敌手外加“散打”全能。想想那些曾经受过她苦毒的男生们，不是一个惨字可以形容的。

“听说今天放假是你安排的？”郝蕾眯起眼，准备随时冲上去掐死这个卑鄙小人。

“是啊，你对我的安排有意见？”

“不只有意见，是非常不爽！”郝蕾咬着牙，忍着爆发的欲望，决定先把事情说清楚，她总得给他一个杀他的理由吧？

“如果我说我就是为了‘勾引’你而放他们的假，你打算怎么办？”高昂下巴挑衅，他到想看看眼前这个小可爱打算怎么处置他。

“那么，你对你所做的事供认不讳了？没有补充了？我可要定你的罪了，过会儿你就没有上诉的机会喽。”

“没有补充了，俗话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姑娘，可要温柔一点喔。”姜维忍住笑，不断挑拨着郝蕾。

温柔你个大头鬼，都要死了还在想那些无聊的东西。

郝蕾冲上前去，想一把掐死姜维，她用力的将他顶在身后的墙壁上。可是姜维两眼翻白，一副难受得要死的样子吓坏了她。她记得自己没用多少力气啊，她只不过和他开玩笑罢了，没那么严重吧？

郝蕾赶忙松开手，小手拍拍姜维俊逸的脸庞，生怕自己真的一时错手杀了他呢。

姜维见时机到了，一把抓住郝蕾的小手，在她还没反映过来之前，将她翻身压在沙发上。

“我不是说过让你温柔一点的吗？你差点谋杀了我噢，说吧，我该怎么惩罚你？”姜维坏坏的对郝蕾一笑。

“我……你……”郝蕾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当他的男性气息吹过她的面颊，她的脸也没骨气的跟着红了起来。

“刚才不是还有人要定我的罪吗？还说没有上诉的机会？哈哈，我倒想看看有没有上诉的机会。”他俯下的双唇印上她的。

他先是温柔的辗转缠绵，慢慢的，变得既粗蛮又霸气，像是要占据她所有的灵魂，让她透不过气来，这是她所熟悉的充满强烈欲求的吻。

他猛力缩紧双臂将她留入怀里，恨不得将地折成两半，但怀内战栗不止的小身子，却让他不自觉地松了力道，大掌柔情似水地抚着她无暇的雪背。她是他的，是他姜维的。这一刻，他能感觉她的存在。

“你好坏。”郝蕾不满地抗议着。

“我是坏，但是只对你坏。”情意绵绵的话语缠绕在两人之间，久久没有离去。

不过过了今天，一切都将改变。

市中心一座很气派的花园洋房，象这样的房子在市中心并不多见，而能在这里买到房子并且是这么大的房子，想也能想到屋子的主人是多么的多金了。姜厉弘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

姜维以不屑的眼神注视着眼前的房子。这房子虽大，可是没有他想要的东西，再大对他来说也是毫无价值的。

眼前仿佛显现出小可爱的身影，那纤弱的身体，苗条的柳腰，让他轻而易举的就能把她搂在怀里。那只涂润唇膏的红唇，每一秒都在勾引着他，希望他能好好的爱护它，而且吻上去没有以前女人那样的口红味。她也不擦那让人反胃的香水味，身上只有淡淡的沐浴乳的味道，让人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她是一个自然的女人，一点都不故作，和他的胃口。

思绪又回到眼前的房子，他嘴角扬起危险又冷冽的笑容，哼，老头子，我会让你后悔让我回来！

也许对某些人说来，他是幸运的，二十四岁取得美国哈佛双科博士。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天才，而在他自己眼中，他只不过是个被父母遗落的孤儿。

他是幸运的，上天不但给了他过人的智慧，更给了他一个有钱有势的父亲。但是从小他就不曾想过要过有钱人的生活，小时候的他只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有父亲，有母亲一起爱他，为什么他的父亲这么残忍，连这么一点点的要求也不满足他？

现在的他，什么都不要，再也不要父亲，母亲一起爱他，因为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也不要权势，依靠他的智慧，他完全可以自立门户，做他想做的事业。他什么都有了，也什么都不要了。

现在的他，只有一件事想完成，就是要回属于他的东西。他要向他父亲要回二十年来亏欠他的一切，连本带利全部要回来！

十年前.....

“小维，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林雯躺在病床上，拉着姜维的手，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划过苍老的脸庞。

自从姜厉弘离开她后，她就一直担着照顾公公和儿子姜维的重任。每天风里去，雨里归，拼了命的打工，还是只能省吃俭用才能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就在她整日整夜上班，打工的时候，也累得一身病。为了省钱，她瞒着公公和儿子不去看医生，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病被她一拖再拖，直到恶化为胃癌晚期。

在她人生最后几天，她仍然深爱着姜厉弘。这也是姜维非常痛恨父亲姜厉弘的原因。他不理解，像他母亲这么好的女人，这么痴情的女人，他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她？

医生宣布她没法医治后，林雯不理睬公公的反对，毅然决定在家中渡过最后的日子。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省钱，她不愿再浪费家里的钱了。

在家中静养的最后几天，林雯常常对着当初和姜厉弘结婚时拍的婚纱照发呆，有时也许会发呆很久，然后就能看见两行热泪滑出眼眶。

最后她在姜维十四岁时离开了他。

过去的回忆浮现在眼前，姜维痛苦的闭上了双眼，希望借此能好受一点，能忘记过去的回忆。一切都过去了，不会再发生了。

“维少爷好。”管家樱叔打开铁门，对着刚从跑车里起身走出来的姜维鞠了个躬，随即帮姜维将车停到车库里。

姜维看着眼前一座古典的洋房，虽然建造时期已经不下一百年，可是时间的磨砺使它显得更优雅，更神秘。房子的外部是让人舒心的白色，看得出这栋房子前不久刚刚重新装修过。

还有心情装修房子？过几天，我一定会让你们连住这栋房子的权利都没有。寒气自脚底窜自心肺，看来方圆百里都难逃过强台风的影响了。

一步步慢慢地走到房子前，他始终没有进屋。

姜维在冷风中伫立了很久，丝毫没有感受到冷风对他身体的冲击，对他来说，再冷再冽的风也敌不过他的心冷。

现在的他好想小可爱温暖的怀抱，好想好想。

“少爷，怎么不进去？小心着凉了，外面风大，你还是快点进去吧。”老管家樱叔停好车后，发现大少爷竟然还在门口，似乎没有进去的意思，看来少爷和老爷之间一定有很深的恩仇，要不少爷怎么看上去很恨老爷？

没有回头，姜维低下沉重的眼皮，一丝忧愁从他的眼中闪过。

妈，我来了，我还是听你的话回来了，你安心吧。

迈开脚步，姜维不缓不慢得朝大门走去，这一天终于来了。

樱叔也急忙跟着姜维来到门口，替姜维推开同样沉重的大门，只要跨进这扇门，他就彻底是姜家的人了，不能再回头了。

大门缓缓地打开，屋内一片灯火辉煌，名贵的古董家具，罕见的稀世珍宝，把这栋古典的洋房衬托得更加富丽堂皇。

一个身穿中式旗袍，梳着发髻，披着围巾，很有气质的中年女人优雅地坐在贵族沙发中，双手托起茶几上的咖啡杯，小口小口地喝着充满浓郁气味的咖啡

。每一次举手投足都使她看上去妩媚迷人。

不用说他都知道眼前的女人是何方神圣。

中年女人见管家推开大门就知道她等的人已经来了。

“夫人，维少爷来了。”管家弯下背，附在中年女人的耳旁说道。

“你下去吧，樱叔。”夫人很客气地对管家差遣着，不象一般的有钱夫人，对待自己的下人苛刻的可以。她对佣人一直都很好，从来不以为他们是下人，她把佣人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的对待，使佣人们都很喜爱她。

管家站直了腰，转身对身后其他的佣人点了一下头，佣人们都明白他的意思，纷纷离开了大厅。

“夫人，那我先下去了。”管家不慌不忙地从姜维的身后离开大厅。

夫人打量着面前的姜维，他真的好好像厉弘，眉宇之间有一种帝王的气势，不容许别人的忽视，紧抿的唇给人的感觉是——冷冽。

没错，他是有霸占他想要东西的气势，他是不容许别人忽视他的存在，他的确给人的印象是冷冽而又难以接近。他正是她相象中的模样，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原谅她，原谅她拆散他的家庭，毁了他的一切。

二十二年前，要不是有她的出现，他的父亲也不会就这么狠心离他而去，也就不会让他的母亲孤守十几年，直到临死都还念叨着他父亲，并要他回到他父亲的身边。

他还清晰的记得他母亲临死前的那一句话：小维，不要责怪你父亲，其实一切都是我不好，我已经没时间解释了，答应我，回到你父亲身边。以后你父亲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的，不要恨他，他很爱你的……

这就是所谓的爱？似乎太肤浅了。

他真的很同情母亲的经历，越是同情，就越恨这个女人。

他要她和他母亲一样！

从他的眼中，她看到赤裸裸的仇恨，没有掩饰，没有逃避，那深藏心中二十几年的仇恨。

她感觉，仇恨即将爆发。

第三章

第三章

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她宁愿过去没有原谅姜厉弘，这样的话，也不用让一个仅仅两岁的孩子饱尝失去父亲的痛苦。的确，一切都是她害的。

可怜的孩子，他一定不会原谅她。

“坐吧，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你的行李我已经让人搬去你的房间了，如果需要什么尽管说，我让樱叔为你准备。”魏语萍打破沉默。

她真的很美，有很高贵的气质，他的母亲的确不能和她相提并论，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会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可是她强走了他父亲是不可争的事实，即使他有一点怀疑也绝对不能改变他的决定。

“我要我妈，你能给我吗？”姜维深吸一口气，才冷冷地道。

魏语萍抬起清秀的脸庞，冷静地看着他。

和她想的一样，他果然不会原谅她。两代人之间的恩怨要怎样化解？

“我很抱歉，如果……”魏语萍满脸愧疚，正想道歉。

“没有如果，现在谈如果没必要。”姜维打断她的道歉，在他心中，那些都不重要，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他，即使她死了，他母亲也不会活过来。所以，他要她比他母亲痛苦一万倍！

姜维起身离开了大厅，他一刻都不想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维少爷。”管家正从厨房走出来，想送点夫人亲手做的点心去大厅，顺便缓解一下那里的气氛，他知道那里的气氛一定很紧张。他想借夫人的点心打动少爷的心，没想到少爷这么快就出来了。

可怜的樱叔，他真的单纯的以为一盘点心就能打动被冰雪覆盖整整二十二年的心吗？

“少爷，你尝尝，这是夫人亲手为你做的点心，很好吃的。”管家仍然不死心地说道，说不定少爷已经谅解夫人了。

姜维心烦一把推开管家手上的餐盘，一只只精致的法式蛋糕应声落地。这个举动下坏了老管家，虽然家里的另一个少爷脾气也不好，但是也没有想维少爷那样坏，看来是他想的太好，少爷还是没有原谅夫人。

就在这时，从大厅走过来的魏语萍看到了这伤人的一幕。

她真的很想让他原谅她，可是他心中的仇恨实在太深了，她怕。

她怕她没办法解除他们之间的仇恨。

“愣着干嘛？带我回房。”姜维冷冷地命令到。该死的女人，她的眼中竟然有一丝同情？哈哈，真正要应该同情的是她自己。

“噢，是，维少爷请跟我来。”还没从打翻点心一幕中醒过来就再度被少爷的命令给吓得魂飞魄散。这个少爷还真是可怕啊。

管家领着姜维来到二楼的卧室，把发呆的魏语萍孤独地留在楼梯口。

“维少爷，这间就是你的房间，那我先下去了。”管家还没说完就想着快点离开这里，要不他可不知道是不是会被这个少爷吓得进棺材。

姜维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套的现代化家具，和大厅的古典家具形成强烈的对比。看来他们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呢。

走进房间，一松身坐进铝制的布艺沙发，抓起身边的靠枕，脑中浮现出郝蕾活泼好动的身影。

走向房间的角落，打开简单的行李箱，在衬衫下，隐约可以看见一条白金的星形吊坠。姜维拨开上面的衣物，从休闲裤的口袋了拿出了一根黑色的丝线，将丝线穿过吊坠的口，系在脖子上。

阴郁的沉下脸。“妈，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未扣好的衬衫展现他赤裸的胸膛，颈中的白金吊坠更是衬托出他的狂傲不羁。

姜维随即站起身来，离开了这个令人郁闷的房间。

“早啊，各位。”众人耳边传来熟悉的招呼。

今天是郝蕾正式主持节目的第一天，到下午，她就可以在电视里与全国的人们见面了，想到这里，郝蕾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昨天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亏她刚才出门时还一直提醒自己要离姜维远一点呢。

说到姜维，他还真是‘努力’呢。一大早就来到电台，做好所有的工作，今天是他的小可爱第一次上镜，可不能弄砸了，他要她开心，快乐。

相信今天小可爱一定很开心，不过录完节目后，他可要她好好服侍他，好歹他也为了她忙了好几天呢。

“早啊，郝蕾，今天没迟到啊？”程浩淡淡微笑，脸上布满对她的爱恋。谁叫郝蕾天真无邪又美得让人窒息，这样的女人，相信没有人能抗拒。

“这是什么话？好像我一直迟到？”郝蕾嘟起嘴。

“没有没有。”啊，真是太可爱了，程浩都快流口水了。

“没有最好。”郝蕾伸出拳头，做出一副要扁人的样子，好可怕喔。

“我过几个小时就能录节目了耶，好开心，大家一定要好好帮我噢。”郝蕾兴奋的模样捡到一百万似的，都快飞起来了。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配合你的。”一旁的许影妹那着化妆包，她正要去新闻主播室为新闻主播化妆。

“谢谢。”郝蕾给了许影妹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什么时候才能被郝蕾抱呢？正在发呆中的程浩傻傻地笑着。

百叶窗后，有一双冰冷的眼审视着办公室内正在谈笑风声的三个人。该死的程浩，也不照照镜子，竟然用那种傻乎乎的眼神盯着他的女人猛看，看来不给点教训，他是不会知道知难而退的。

那该死的小女人也不好，明明昨天和他激情一上午，今天就忘了他们的关系，竟然丢下他这个帅哥，去和那个阿那达男人鬼混。过会儿，他要她好好“补偿”他。

姜维面露凶光，恨不得一把拉开正在唠家常的一对男女。

愤怒地推开办公室的门，姜维大步走进办公室。

啊，完了，她竟然忘了有这号人物耶，难怪她总觉得她忘了什么事。

郝蕾不断责怪自己的健忘，明明早上她还记得要和他保持距离呢。

啊，完了，她的脸正在迅速燃烧中，并且越来越烫，怎么办？谁来救救她？她没脸见人了。

“怎么了？郝蕾？”程浩见姜维进来后，郝蕾的头就越来越低，以为郝蕾被姜维欺负了，所以害怕姜维。不过他已经准备好为他的公主一战。

“没，没什么。”郝蕾被程浩问得更紧张了，都不敢抬头看姜维了。

姜维走到郝蕾的面前，火速擒住她纤细的腰肢，霸道地吻上郝蕾的唇，好象想把她挤进他的身体，永远都不能离开他。

郝蕾来不及防备他的亲吻，也不想让程浩看到这么“热情”的场面，害羞的想要挣脱，却推不开他粗壮的胳膊，只能涨红着脸任由他亲吻。

同样被姜维突如其来的行为看得傻了眼的程浩，象傻二楞一样站在旁边，欣赏着眼前的绚丽画面。

姜维放开了她，可是环绕在她柳腰上的手臂却没有一点放松的迹象，反而将她搂得更紧了。

“她是我的女人，我希望你不要打她的主意，否则，我会让你死得更难看。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你的工作我再找人顶替，解雇书你过会儿就可以收到了。”姜维嘴角的肌肉连动都没动一下，只是冷冷道。

敢动他的女人？当他不存在是吗？

“为什么？你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啊。”程浩听到解雇，才大梦初醒，他不解的责问姜维，难道喜欢郝蕾也错了吗？他有什么权力解雇他？

“没有理由。”姜维依然冷着脸。

“我不接受，你没权力。”程浩也不服输地吼道。

“不接受？我没权力？你过会儿就知道我有没有权力了。”姜维的冷笑似乎在嘲笑着程浩的不自量力。

说完，姜维就拉着郝蕾离开了办公室。留下独自发呆的程浩。

姜维将郝蕾连拖带拉终于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为了避免过会儿郝蕾大发雷霆，他先锁上门，拉下百叶窗。好，一切准备完毕。雷电即将来临。

“你为什么这么做？”郝蕾愤怒地盯着他。

“你是问我为什么在他面前吻你，还是问我为什么要解雇他？”姜维懂装不懂地问郝蕾。天啊，她真的好生气。

“都是。”郝蕾没好气地瞪着他。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情跟她打哈哈？她真怀疑眼前的男人是不是有双重性格？为什么她第一次看到他和在别人面前的他都那么冷傲，而在她面前，他就想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老是借机捉弄她？

她都要糊涂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眼珠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姜维知道郝蕾现在一定在思考些什么。不过，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在她身边做梦的可疑人员。

“一万块买你在想什么。”姜维调皮地对郝蕾眨眨眼。

“去死啦，你还没回答我呢。”郝蕾对于他的诱惑很不高兴，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被自己的

心给出卖了。

不用有一天了，那天很快就要来到了。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吻你，答案很简单，就是我想你了。”姜维对着郝蕾贼贼一笑，接着道，“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解雇程浩，答案更简单，就是他敢窥视我姜维的女人，你说他该不该罚？”

“喔，原来这样啊？那就更不对了，他窥视你的女人？那不就是说你有女人？那你昨天还吻我？你竟然有了女人还来‘勾引’我？”郝蕾越想越不对，这个男人表明是玩了她，不行，怎么可以？她不能这么吃亏？

姜维快要被眼前的这个小女人打败了。天啊，她竟然问他这么低能的问题？而且还是一大堆耶，他感觉自己的男性自尊心被她伤害了，现在还在淌血呢。

“好，好，我一个个回答行吗？”他真是后悔啊。

刚才没说那句话就没这么多事了。

“快说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一定会杀了你！”郝蕾将小手摊平，高高举起，架在他的脖子上，示意他不说清楚就宰了他。

“第一，我的确是有女人。”姜维故意给郝蕾留下悬念，让她误会，他并没有一次把话说清楚，也丝毫不担心她的“刀”会伤了他。

毕竟，一把手刀杀不死人的，更何况她也没那胆。

“你说什么？你是承认了？你有女人居然还欺负我？”郝蕾快要哭出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坏？有了女人还来夺走她的初吻，太过分了。

“喂喂，不要这样，我还没说完呢。”姜维也发现郝蕾有哭出来的冲动，他心疼地拍拍她，希望她不要哭啊，他最怕她哭了。

“没什么好说的，你都说了你有女人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一次郝蕾真的哭了，在她印象中，她还没哭过多少次呢。

而和这个男人才见面三天，她就为他哭了，想都知道他多坏了。

“不哭了，不要哭啊，我说，其实我的女人就是你啊，小笨蛋。”姜维见她哭得更伤心了，赶忙将她搂进怀里，天知道他多心疼啊。

“我？”郝蕾抬起梨花带泪的小脸，哼了哼鼻涕，撅着小嘴问到。

“是啊，我的女人只有你啊，小笨蛋。那个家伙竟然敢在办公室里打你主意，我怎么能不解雇他？”姜维觉得自己象哄小孩的奶妈一样。

“我，谁是你的女人，你别乱说，不理你。”郝蕾真是得了便宜不卖乖，他都肯承认她是他的女人了，她竟然来个不认账？

“噢？不是我的女人？不理我？真的不理我？”有力的大手抚摸着她最敏感的地方，姜维不断挑逗着郝蕾。

“对喔，现在你的确不能算是我的女人，不过等一会儿你就是了。”姜维起身将她抱起，走向

隔壁的休息室。

“你干嘛抱我？快放我下来。”郝蕾害怕的说道，她知道欲望中的男人是最可怕的，他们会失去理智，做出不该做的事。

“来不及了，你要负责帮我灭火。”此时姜维的眼中只剩下待发的欲望。每一秒都使他很难过，额际的冷汗一滴滴地顺着帅气的脸庞流下，他知道他快要忍不住了，他要她。

一钻进休息室，姜维就狂热的吻上郝蕾的唇，扯开她的衣服，大掌重重地罩上她的胸脯。她好美，美得让他疯狂。

“不要，不要这样。”面对陌生的情欲，郝蕾的理智渐失。

“要，你这个说谎的小孩。”姜维柔着嗓音诱哄着。

俯身印上她的柔唇，火热的吸吮着。

“不行，不能这样。”郝蕾知道自己快要沦陷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他了，只是希望他能放过她。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没有回应她，姜维动手拖去她身上所有的衣物，没有反抗，因为她也同样的渴望着他。她知道自己爱上了他，在他吻她的那一刹那，她就那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她会介意他有没有女人，她会介意他爱不爱她。

在明白自己的心意后，她不在挣扎，也许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渡过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非常美好的。

姜维明白她的意思，她愿意将自己献给自己，他心中有丝莫名的幸福从心底掠过。

他脱下身上的束缚将她拉回床上，一双大手开始他渴望已久的搜寻，从她光滑的脸孔移向她光裸的身躯，修长的手指带着灼人的热度往下游移。知道她已为他完全湿润，他缓缓地滑入她体内。

“啊，好痛。”郝蕾挣扎着要他离开她的身体。

谁告诉过她初次既浪漫又美好？明明痛得要命。

呜，好痛……是哪个混蛋骗了她……她一定要杀了他！

“乖，别动，一会儿就不痛了，听话。”姜维半诱哄半强迫地安抚她。

她真是太好了，让他想永远在她里面不出来了。

撑起身体等待着她脸上痛苦的神色退去，无视时间流逝而安静等待，任挑起的炙热欲望停顿在她体内。他知道，她需要时间适应他。

直到郝蕾适应了他的存在，他开始再次抽动起来。他开始用力的冲刺，加速他的冲刺，将两人带入情欲的天堂。

“啊。维，不要了，我不要了。”郝蕾觉得自己快要受不了了。

“我可以给你更多，小可爱。”姜维宠腻地抚摸她的头。

他狂吼一声，将炙热的欲望洒进她体内，随即颓倒在她身上。

“蕾，你好美，真的，你好美。”姜维拥着她，她是他的，一直都是。

“维，不好，我要去录片了，都快中午了，我要起来了。”郝蕾拉开他放在她腰上的手臂，拉开被子准备起床。

姜维一把把郝蕾拉回怀抱，将被子重新盖在郝蕾的身上。

“干嘛啦，我真的要去了，快来不及了。”郝蕾急得都快跳起来了。

“录片取消，改为明天。”姜维冷凝着脸说道，她想累死自己吗？刚刚才从女孩蜕变成女人，现在就想去录片？他敢保证，她一定会累倒的。

“为什么？这怎么可以？”郝蕾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劳。

“因为你刚刚和我运动过，现在已经没有体力了，如果你现在去录片，一定会体力不支的，难道你想在这么多人面前晕倒？”姜维邪魅地勾起唇角，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还没要够她呢。

“啊？原来这样啊，那怎么办？我今天一定要录片耶。”

“简单啊。”姜维自信地对郝蕾一笑，拿起床柜上的手机，按了号码之后，将手机放在耳边。

“喂，许影妹，我是姜维，因为今天临时解雇程浩，一时没有灯光师，加上郝蕾今天身体不舒服，声音不太好，所以今天的节目放到明天录。”姜维眼睛情不自禁的瞟向郝蕾，郝蕾关心地看着他。

“好，就这样。”姜维挂上电话，偷亲了她一下。“解决。”

“咦，我怎么没想到呢？”郝蕾不服气地瞪了他一眼。

“说明一个问题。”姜维淡淡微笑，双臂紧紧环绕着她。

“什么问题？”郝蕾好奇地问道。

“我比你聪明啊。”姜维含笑的眼眸令人感到温暖和煦。

“你说什么？是我比你聪明！”郝蕾更正道。

“是，是，你聪明。”再聪明都将是我的女人。

就这样，他们俩在床上渡过了美好的下午。

郝蕾拖着极度疲劳的身子走进家门，她庆幸自己听姜维的话，没有去录片，要不她一定会累垮的。

该死的姜维，他竟然要了她整整一下午，害得她连回家的力气都没了。不知道等会要怎么面对水盈姐，一想到水盈，她的心不免又紧张起来。

轻轻打开铁门，希望江水盈还没有回来。

“蕾儿，回来啦？”天啊，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是啊，回来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无力地回答江水盈。

“怎么了？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累啊？是今天录片太累了吗？”江水盈没有发现什么，只是觉得今天的郝蕾比平时显得疲劳。

“第一次录片，做的当然很多，我都累死了。”郝蕾心虚地低下头。

还好，水盈姐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那就最好，要是让她知道她今天和一个才认识三天的男人上床，她八成会被她的道德论唠叨致死。

“这也是，第一次录片，一定很累。那你快点去洗个澡，洗好出来吃饭，马上就能开饭了。”江水盈温柔地推郝蕾上楼洗澡。

回到房间，打开衣橱，郝蕾拿出一套小兔兔睡衣，走向浴室。

虽然今天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女孩子，她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姜维的女人。可是，她毕竟还是她啊，喜欢穿小可爱睡衣，抱娃娃睡觉的郝蕾啊，他真的会爱自己吗？会爱一个穿小可爱睡衣，抱娃娃睡觉的她吗？她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果一切都是梦，她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在浴室的镜子前站了很久，她慢慢解开洋装的扣子。在她解开最后一粒扣子后，洋装缓缓划下肩膀，一片片深刻的吻痕映入眼帘。红褐色的吻痕布满身体，每一块仿佛都在宣誓他的所有权。它们好深刻，好深刻地留在她的身上，诉说着她对他的爱恋。

放了水，郝蕾慢慢地躺进水里。

明天我要不要涂香水，涂口红呢？郝蕾的脑中一直盘旋着无数问题。不行，我不能为了他改变自己，我还是我自己，即使成为他的女人也还是我自己。我不能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绝不。

郝蕾觉得自己不能为了姜维而失去自己，她要坚强，坚强。

为自己涂上沐浴乳，她觉得沐浴乳的味道远远比刺鼻的香味好闻很多，不但可以清洁身体，还可以避免化学产品对皮肤的伤害。

不过最主要的是，沐浴乳可比香水便宜好几倍呢。

和江水盈生活了二十年，自己也不可避免被她感染。

谁叫钱对她们来说是那么重要呢？

发觉浴缸内的水逐渐变冷，郝蕾起身擦干身上的水，穿上小兔兔睡衣。明天开始，当一切都没发生，我还是我，永远都不会改变。

洗了个澡果然会让人神清气爽，郝蕾迈着轻盈的脚步下楼准备和江水盈一起吃晚餐。想到吃，郝蕾不禁露出幸福的笑容。

“哇，怎么洗了这么久？我以为你在里面睡着了呢，正想上去找你。”江水盈的肚子早就抗议

了，她生气地盯着郝蕾。

“我只是累了点，所以多泡了会儿。”面对她的眼神，郝蕾不禁打了个冷颤。她知道，饥饿中的江水盈最可怕，千万不能得罪她。

“算了，吃饭吧。”江水盈知道郝蕾被她吓到了，得意地笑了。

唉，饥饿的女人，她也懒得和她说了。郝蕾觉得自己被她打败了。

吃完饭，回到自己的房间，郝蕾打开芭比橱，拿出那天早上的娃娃，自言自语道：“你知道吗？芭比，我遇到王子了，他好帅，好酷，也好坏。他是我出生以来最喜欢的男人。我爱他，义无反顾地爱他。”

虽然我知道他不会爱我，不会爱一个喜欢穿小兔子睡衣，抱娃娃睡觉的女人，可是我还是爱他，我不介意他不爱我，一点都不介意，真的不介意。你能了解吗？你的王子也是这样吗？你也是这么爱你的王子吗？”

说着说着，泪水顺着眼眶流了下来，抱着手上的芭比，郝蕾扑在床上抽搐了起来。

她好爱他，好爱他。但是，他会爱她吗？

夜幕降临，哭累了，哭倦了，郝蕾就这么趴在床边睡着了。

明天醒来后，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一切都结束了。

第四章

第四章

“早啊，郝蕾，你的身体舒服点了没？”许影妹关心地问道。

“好多了，谢谢你。”郝蕾客气地谢了许影妹的关心。

“那就好，新来的灯光师刚才就来了，现在正熟悉环境，下午就能正式录片了。”许影妹柔柔地对郝蕾一笑，她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喔，那太好了，今天可以录片了。”郝蕾强装出微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昨天的事。昨天对于她来说是个错误，一天天的错误。

“那你先忙，我要去新闻组，过会儿见喽。”许影妹说完就离开了录影棚，留下孤独的郝蕾。

忘了他，除了忘了他，她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昨天只是一时的冲动，她没有爱上他，没有，绝对没有。郝蕾想逃避现实，逃避他，在她明白自己爱上他之后，还是决定逃避一切。

为什么心好痛？只要一想到姜维，她的心就会跟着加速跳动。只要一想到逃避，她的心就会随

之剧烈抽痛。难道她真的逃不过这一劫吗？

郝蕾痛苦地将脸埋进手心，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你在干什么？”姜维从她身后无声无息地环抱着她。俯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问着，丝毫没有注意到怀中的小可爱早已泪流满面。

啊，是他。在她最不想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还是出现了，难道老天都要和她作对？老天都要欺负她？

她用力推开他，佯装自己没有受到他的任何影响，撇过脸去。她不想让他看到她的泪水，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你怎么了？”姜维意外自己竟然会被她拒绝，男性的尊严使他箍紧她的细腰，用力地将她的脸扳正，强迫她正视自己。

没想到原以为她会因为他的到来而羞红的脸上却被泪水布满。她一定哭得很厉害，要不哪里来的那么多泪水？不行，他要知道原因。

“出了什么事？”冷冷拧起眉，怒火高涨。哪个混蛋，竟然敢欺负他的小可爱，看来昨天程浩的事情没有给他们提醒，他一定要把那个欺负她的人找出来，好好教训，看以后还有谁敢以身试法。

没有回答他，郝蕾慌忙用手擦去脸上的泪水。再度推开他压上来的双臂，想离开录影棚。

“说。”阴郁的沉下脸，那双浓眉迅速火大的拧起。

“你放开我。”郝蕾被他从门口拉了回来。

“不说就别想离开。”姜维冷冷地命令道，方才脸上的担心被愤怒替代。她竟然不告诉他，难道她忘了昨天她已经是他的女人了吗？

“我说了没事，你不要再烦我了。”郝蕾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姜维推向一边，慌忙地逃出了录影棚。

梦醒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要再这样让自己痛苦了。泪划下。

姜维被郝蕾的脾气给吓住了，又被她用力推倒在一旁的沙发上，待他站起来后，她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不管是谁欺负了她，他都会要他付出代价。凡是胆敢伤害小可爱的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小维，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姜厉弘走进录影棚，他知道这个时候，姜维一定在录影棚。

“知道了。”姜维收敛起脸上担心的表情，又摆出一副酷酷的样子。

姜厉弘先行离开录影棚，没办法，总不能留在那里惹儿子厌吧？

冷冷的瞟了看热闹者一眼，就头也不回的转身朝前方的办公室走去。

众人被他的目光给吓呆了，但还是有几个花痴女人对他猛放电。

姜维不客气地推开总裁办公室。“有事？”姜维一进门，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劈头问道。

当他抬头看姜厉弘的时候，才发现办公室不只有他一个，魏语萍也在，还有三个不知道是哪家的有钱人正坐在沙发上，他们似乎都在等他。

“小维，过来坐。”魏语萍先开口，她往右边坐了点，挪出很大的位子示意要姜维坐过来。

“不要你假惺惺。”姜维火大地对她吼着。

“小维，你怎么可以这样待你阿姨？”姜厉弘看不下去地为魏语萍辩论。他给他脸色看也就算了，可二十年前的事语萍也是受害者，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待她？

“算了，厉弘。”魏语萍不介意姜维对她的不友善。

“没事我走了。”他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听他说伦理道德，他的小可爱还等着他好好安慰安慰呢，

“等一下，小维，我们不说这些了，先说说正事。”姜厉弘见姜维要离开，赶忙留下他，家里的事，回去再慢慢说也行。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飞翔航空的总裁，汪总。这两位是他的夫人和女儿。”姜厉弘为姜维介绍着沙发上的人。

“没必要。”感觉有一双炙热的眼光正对自己发起电波攻击，姜维不自在地颤了颤身子。

“什么没必要？”姜厉弘不解地问着儿子。

“没必要介绍他们给我。”姜维讥讽地对姜厉弘道。

“怎么会没必要呢？汪总的女儿，佩妮想在我们电台工作，所以希望你能帮帮她啊。”姜厉弘极力为自己的儿子在外人面前争面子。

“交给秘书，我很忙。”在众人瞩目之下，他故意为难姜厉弘。

“这……”姜厉弘感觉自己要被给他给气死了。

“姜伯伯，这个我自己来吧。”汪佩妮自告奋勇，当她第一眼看到姜维时，就被他那成熟的气息，冷漠的眼神深深打动，她一定要这个男人。

白痴女人。姜维冷眼瞪着站起来的汪佩妮，真是烦人啊。

“那，好吧，真是不好意思啊。”姜厉弘不好意思地对汪佩妮说道。

“没什么的，姜伯伯。”汪佩妮甜甜一笑，她一定会得到他。

“对了，姜维，我想知道你是哪个部门的。”

“儿童节目。”冷冷拧起眉，这个女人还真不是普通的麻烦，看来要是不告诉她，她一定会缠他到明天的。

“儿童节目？”汪佩妮没想到姜维竟然会去制作一个儿童节目。

“你有什么意见？”不满的眼神直射向汪佩妮。

“没有，我也好喜欢儿童节目呢，要不，我去当主持人好吗？”汪佩妮赶忙改口，她可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影响了她在姜维心中的印象。

可怜的汪佩妮，难道你不知道你在姜维心中根本就没印象没地位吗？

“不行。”姜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啊？”汪佩妮仍然不死心地问。

“有主持人了。”竟然想抢小可爱的位置？除非他死，要不她就别想。

“那也可以换啊。”将身子靠近姜维一点，汪佩妮诱惑道。

“是啊，不就是个刚来的主持人嘛，把她换了就行。”姜厉弘忍不住插了一嘴，他不懂儿子为什么不要汪佩妮，好歹她也是个大小姐。

“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你们敢私自换了她，我就要你们好看！”姜维大声地对他们吼道。

一下子，整个办公室都变得异常安静。坐在一旁的汪氏夫妇拉拉女人的衣角，示意让她知难而退，他们看的出来，姜维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可是女人似乎不理睬他们，仍然死盯着姜维。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姜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他知道小可爱很喜欢这个工作，如果换掉她，她一定会很难过的，更何况，她为了今天的第一次录片忙碌了好几天，他看了就心疼。

然而，在总裁办公室内，同样还是刚才那个样子。

“姜伯伯，那我去做姜大哥的秘书总行了吧？”汪佩妮打破沉默，甜腻腻地对姜厉弘撒着娇。

“那，好吧。”姜厉弘的老脸都被姜维那小子给毁了。

“谢谢姜伯伯。”汪佩妮兴奋地冲出办公室，去找她的姜酷哥。

另一面，郝蕾和她的同事们正在为半小时后的节目做着最后的冲刺。

终于到了，再过半小时她就可以录片了，想到这个，郝蕾就忍不住兴奋起来。不管过会儿遇到什么事都绝对不能让它影响到节目。绝对不能。

她努力了四天，终于快要可以顺利录片了。

脑中闪现出姜维的身影。不行，她不能想他，不能。她不能再让自己再存有任何对他的幻想了。她知道他不会爱她，她知道自己配不上他，所以如果自己越爱他对自己的伤害越大，为了他也为了自己，她要离开他。

昨天的事就作为一个纪念，一个她爱过他的纪念。

她知道自己会珍藏这段回忆一辈子，他永远都会在她心里的某一个角落扎根一辈子。

好了，不要再想了。郝蕾逼迫自己不再想姜维，将他驱逐出境。

“郝蕾，过来，我们要化了。”许影妹对着正在发呆的郝蕾大喊。今天自己一定要把她装扮成全电台最美的主持人。

被突来的叫喊声拉回了魂，郝蕾朝声音的来源望去，看见许影妹正那着化妆包对她挥着手。
“来了。”她急忙收起心里的烦丝，走向许影妹。

“快坐下，还有半小时，我一定要把你弄得漂漂亮亮的。”许影妹拍胸脯保证道。

“那就麻烦你了。”郝蕾不好意思地对许影妹笑笑。

“什么话，我们是朋友嘛，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啊。”许影妹抚了抚郝蕾的背。她实在是太客气了，她觉得自己都快是崇高的圣母了。

郝蕾没有回应，静静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张稚气未脱的少女脸，薄薄的而又粉嫩的唇，一双看似无忧无虑的美眸，细细长长的眉毛。

一双小手在腿上不停地绞缠着，低头看了看平坦的胸部。她本身就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她有什么资格奢望姜维的爱？

身后的许影妹正在为她梳理着一堆乱草堆的短发，她还真是前卫啊，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留长发，可她却把头发剪那么短，而且还想乱草堆一样，真是没法想像啊。许影妹无奈地梳着郝蕾的一头短发。

不过说实话，这个发型很适合她，原本就很稚气，很可爱的郝蕾，被这一头短发衬托得更可爱，更清新了。

再过半小时自己就可以做节目了，原本愉悦的心情一下子被阴霾占据，她只是希望这半个小时不要再出什么差错，千万不要再看见姜维，她好不容易抚平的心情再也不能承受他对她的影响了。

“好了，头发弄好了。现在要上妆喽。”许影妹放下手中的梳子，打开化妆包，放在郝蕾的面前。“你想要哪种颜色的唇彩？”在电视台里，有几乎80%的主持人都画浓妆，可是清新靓丽的郝蕾并不适合浓妆，所以她让她自己选择喜欢的唇彩，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嘛。

“这个吧。”郝蕾选了最淡的乳黄色的唇彩，她喜欢淡妆，她喜欢自然，喜欢纯洁，讨厌那些恶心的咖啡色和刺鼻的香水味。

这就是她，一个真正的她，一个没有任何伪装的她。

也许在别人眼里，她是个没有长大的小丫头，但她是她，她心目中的自己，永远不会改变，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

“果然和我想的差不多，还是粉色系最适合你。”许影妹打开唇彩的盖子，拿出刷子，在湿湿的唇彩中沾湿刷子。“我要画了，不要动噢。”

许影妹将刷子轻轻贴近郝蕾的唇，将淡淡的乳黄唇彩慢慢涂上她的唇。伴着乳黄的唇彩，郝蕾闪现着无穷的魅力。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拥了上来，看着正在上装的郝蕾。

“喂，你们如果是来要签名的，请等我化完妆再来好吗？你们严重影响我了。”许影妹开玩笑地对身旁挤得自己的手不能灵活运动的同事道。

被许影妹这么一说，工作人员都不好意思的纷纷离开，走时还忍不住再看郝蕾一眼。说真的，他们来电视台工作这么久，到还没看到过一个主持人画淡妆也会那么漂亮的。相对于其他那些狐媚的主持人，郝蕾显得即漂亮有年轻。

“这些人啊。”许影妹无奈的摇摇头，继续为郝蕾涂着唇彩。

“好了。”看着自己的伟大成果，许影妹真的好佩服自己喔。

郝蕾抬头看着镜中的自己，被许影妹这么一打扮，果然成熟了许多。

随着刚才的声音，那些饿狼又重现江湖，围到郝蕾的声旁。

“哇，郝蕾，你好漂亮喔。下班后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花痴男

A

挤到郝蕾的面前，献殷勤道。

“不行，不要和他这个色狼去吃饭，还是和我去比较安全。”花痴男

B

一把推开花痴男A

，用手推了推眼睛，充满了无限的柔情。

“我……”郝蕾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斜睨许影妹一眼，希望她能帮帮她。可是许影妹似乎也无能为力耶，她耸了耸肩，对郝蕾叹了口气。

怎么办？谁来帮帮她？

“你们很有空吗？要开拍了。”姜维冷哼一声，冰冷的眼神瞥视着化妆台前的一群人。

看见头头来了，众人识趣地撤离第一现场。再怎么说话说了，他们也只有照办的份，他们可不想象程浩一样地被解雇。

“好了，开拍了。”姜维俊逸的面容带着如幻的笑意，他徐缓地轻吐一字一句。她好美，化妆后的她更迷人了。该死，他又想要她了。看来他要快点解决节目，他可不想欲火焚身啊。

“你怎么了？早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姜维伸手拉住正想离开的郝蕾，逼迫她正视着他。

“没什么事，你想太多了。”郝蕾心虚地撇开头，不敢看着他的眼睛。

“没事？没事你会哭？不要告诉我你眼睛进沙子，我不是傻子！”姜维气恼地对她吼道。他不懂，她为什么要逃避他。

“我真的要去录片了。”郝蕾挣扎着掰开他的手。

“你不说就别想去。”姜维无视她的挣扎，他现在只想知道答案。

“别这样。”惨了，他好像不会放过她，怎么办？她还有节目要录呢。

“别怎么样？是这样吗？”他抬起她的下巴，俯下身，浓烈的、激情的吻攫住身下人儿的每一根神经。

“不行。”郝蕾怔怔地看着姜维放大两倍的脸正吻着她刚涂过唇彩的唇。她都下决心要忘了他的，不能再让他接近她了。

才轻轻的脱口唤道，嘴巴就再次被姜维给深深的封住。他不要听，不要听她的借口，难道她真的对他的心无动于衷吗？在他们激情之后？

她怎么可能对他的感情无动于衷？天知道她画了多少自制力强迫自己不能想他，可还是做不到。闻着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和他男性特有的味道，她觉得自己快要迷失了，迷失在他的温柔中。

“什么都别说，先去录片，等录完片再说。”姜维温柔地把她掉下来的发丝拨回而后。双手抱着她，静静地感受她的体温。

郝蕾松开环在他腰上的手臂。她在做什么？不是说好要忘了他？要重新开始的吗？不过是被吻了，就这么没骨气地投怀送抱，真是没用。

淡淡地一笑，搂着她的腰，起身缓缓地移动脚步，走入录影棚内。

“郝蕾，快来啊，要开始了。”许影妹催促着郝蕾。

“噢，来了。”郝蕾拉开姜维放在她腰间的手臂，朝摄像机前面的玻璃桌走去。

“我们要开始咯。”摄影师对郝蕾做了个OK手势，示意要开始录片了。

“好，可以开始了。”郝蕾对摄影师点了点头，说她已经准备好了。

摄影师接到郝蕾的信号后，就将摄影机对准郝蕾，打开了开关。

“坐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宝宝’。我是主持人郝蕾姐姐，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在每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和大家见面喔，希望大家能希望我。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很好，继续。”摄影师对郝蕾的表现非常满意。

“让我们先和

ABC

姐姐去场外看看那里的小朋友是怎样生活的。”郝蕾对着摄像机甜甜地笑着，但心里紧张的要死，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

“哇，刚才那个小弟弟很可爱哦，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ABC

姐姐教那个小弟弟的三个单词：cake

蛋糕, tea

茶

,offee

咖啡。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

cake

蛋糕, tea

茶, coffee

咖啡。”

姜维环臂靠在录影棚的门口，黝黑的瞳眸带着浓厚的笑意。

郝蕾感觉有一股灼热的眼神正盯着自己，顺着眼神望去。天啊，她已经够紧张了，这该死的姜维竟然还盯着她，让她忍不住更紧张了。

姜维仍然很大方地注视着她，他喜欢她天真的样子，他喜欢她躲在他怀里撒娇的样子，他喜欢她因为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喜欢她的一切。就算是她的缺点他也喜欢，他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小可爱。

“时间过得真快啊，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记得要想我噢。欢迎你们参加我们节目的快乐宝宝抽奖，请将详细资料寄往屏幕下方的地址。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小朋友，再见咯。”

咯。灯光一下子灭了，节目也顺利录完了。郝蕾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她紧张死了。

“很好，郝蕾，你表现得很好噢。”摄像师关掉摄像机，走到郝蕾的面前，称赞她的表现。

“谢谢，多亏大家的帮忙，真是谢谢了。”郝蕾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鞠了个躬，笑意再次在脸上蔓延。

“不用啦，快下班了，我们先走了。”许影妹拿起化装包，动身离开了录影棚。

“我们也要走了，早点回去喔。”摄影师和新来的灯光师也拿着器材离开了。

一会儿功夫，录影棚的人都走光了，只留下郝蕾和依然站在门口的姜维。

“走吧。”姜维起身缓缓地移动脚步，走向郝蕾。

“去哪里？”郝蕾诧异地看着姜维。

“吃饭。”姜维一把拉过郝蕾，搂着她的腰离开了录影棚。

整个录影棚一下子安静下来。

离开了电视台，姜维带着郝蕾来到车库。

打开跑车的门，将她压进车内。

“你要带我去哪里？”郝蕾害怕自己被他给卖了也不知道。

“吃饭啊，我刚才说过了。”姜维俯身印上她的柔唇，火热的吸吮着。

“不要这样。”郝蕾赶忙推开他的胸膛，克制自己不要为他动心。

“要。”他重重的吻住她，直到红唇又红又肿才放开。

姜维发动车子，开出了电视台。

车子正往偏离市区的别墅区驶去。

“你带我去哪？不是要去吃饭吗？这里好像没有餐厅喔。”郝蕾越来越感觉不对劲，连忙问道。

“我们是去吃饭，不过不是去餐厅。”姜维无赖地笑着。

可怜的小可爱，你都要被我给吃了还不知道，真是可爱啊。

“你。”郝蕾无力地看着窗外，她知道她现在逃已经来不及了。

“放心，过会儿会有吃的东西，不会饿死你的。”姜维笑得更加无赖了，车子快速转入私家车道，家门在望。

“这里是哪？”见姜维将车停在一栋别墅前，她好奇地问。

“我的房子。”将车停好，他伸长手臂搭在她的椅背上，双目炯炯有神的盯着她看。

“你的房子？你带我来你的房子干嘛？”郝蕾不满地抗议道。

“吃饭啊。”姜维笑了笑，首先打开车门下车，绕过车头，来到她的车门边，打开车门，将她一把拉下车。

“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去餐厅吃不好吗？”压下心头的恐惧，郝蕾正色地问。

“你不知道很多东西餐厅里是吃不到的吗？”姜维好笑地看着她。

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的笑，原来他笑起来是如此好看，因为他总是板着一个活像别人欠他几百万的臭脸。而现在，他微乱的黑发、柔和的脸庞以及那温暖的笑容，就像是个大孩子一般。

姜维打开门，拖着郝蕾来到他的房子。

“这里真的是你的家吗？”郝蕾拉了拉姜维的衣服。

“不是。”姜维的脸色十分难看，他摇了摇头。

“不是？你不是说。”郝蕾奇怪地想着。

“我说这里是我的房子，并没说这里是我的家。”姜维双目生寒，冷眸中不带任何的情感。对于他来说……

“喔，也对。你应该和你的家人住一起才对嘛，看我都说了些什么。”郝蕾红着脸，责怪自己实在太多嘴了。

“我没有家人。”姜维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冷凝着脸说道。

第七章

第七章

接下来的两个月，郝蕾可以说是被姜维疼上了天，他们经常在上班时间逃离电视台，姜维会驾着车，带郝蕾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他们会带着一大堆吃的东西去野外烤肉，会带着帐篷在野外露宿。这两个月来，郝蕾第一次知道幸福的真正含义，只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幸福。

这两个月来，姜维对她好上了天，从小就没父母疼爱的郝蕾感动地想和他共度一生，那样一定很美好吧。

日子在瞬间丰富了起来，变得精采，起了变化，虽然风平浪静，但却有着平凡的幸福。

“维，我想回去上班，我们出来很久了，也应该回去了。”郝蕾被他揽在怀里，抬起小脸，乞求着他。

“你很想回去吗？”姜维看着她，他看的出来，郝蕾虽然喜欢自由，可是如果不给她点事做，她会很无聊的。

“是啊。”依偎在他的怀抱，郝蕾勾着他的脖子，对着他的脖子猛哈气，逗得他快要把持不住了。

“都听你的。”俊美的脸孔绽放出醉人的柔情光辉，他在她娇嫩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太棒了，我就知道你最疼我。”郝蕾大呼万岁，抱着姜维猛亲猛啃。

“是时候了。”姜维语气平淡的说道。

“你说什么？”郝蕾不理解他刚才说的话的意思。

“我说时候到了，我要问他要回一切。”姜维原本温柔的脸庞现在看来却是如此地阴森。

“要回什么？问谁要？”她还是不明白。

“姜厉弘，我会要回电视台，要回一切他亏欠我的。”姜维双目生寒，冷眸中不带任何的情感，对与他，他没有任何感情。

“维，你放过他吧，既然你母亲要你回来听他解释，说不定其中有什么误会也说不定，你先听听他的解释再说，好不好？”郝蕾极力安抚他的情绪，她不想因为他一时的冲动而后悔莫及。

“你说什么？”姜维一把抓住郝蕾脆弱的手臂，窜起的愤怒使他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伤害了郝蕾。

“你竟然要我放过他？难道说一切都是我妈的错？”他没有想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竟然会为姜厉弘求情，他万万没有想到啊。

“别这样，我不是有意的。”郝蕾赶忙认错，她真是的，干嘛为了姜厉弘刺激姜维呢？她和姜厉弘根本就不熟嘛，真是冤枉啊。

姜维赶紧放开她的手臂，只见她的手臂上留下一道被他狠狠捏过的痕迹，他真的好后悔啊。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姜维将郝蕾抱紧。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说这个的。”郝蕾拍拍他的背，要他别介意。

“明天就跟我去电视台，不要再做主持人了。”姜维冷着脸，一想到她才刚做主持人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好多慕名的求爱信，他就恼火，他发誓他再也不要让她做主持人了。

“那我做什么呢？”其实做主持人也不是很好，至少她感到很累。

“做我的秘书吧，我放假，你也可以放假，多好。”姜维的如意算盘打得一级棒，连这个都想到了，服了他了。

“好啊，好啊，就做你的秘书。”一听到放假，郝蕾就全身都兴奋了，以为这个工作挺不错的，可是她千想万想也想不到姜维竟然想借秘书之利，公然在上班时间和她……

“那就这样定了。”姜维贼贼地笑着。

“好。”不知情的郝蕾也高兴起来。

“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他一把抱住郝蕾的腰，带她往车子走去。姜维替她拉开了车门后，绕到一边上了车。

“晚上吃什么？”姜维关心地问道，发动引擎，慢慢地开着车。

“今天我想去看看水盈姐。”郝蕾忧伤地说道。

“好，我们就去江水盈家。”姜维踩下油门，飞驰往江水盈的家。

“什么？你要来吃饭？半小时后到？好好，没问题，就这样，拜拜。”挂上电话，江水盈仍然回想刚才郝蕾打来的电话，蕾儿要来吃饭耶，两个月了，她终于能再看看她了，她要多弄点好吃的，蕾儿最喜欢吃的，她好不容易才回来看她一次，一定要好好准备。

想着想着，江水盈就拿起钱包，往菜场狂奔去。

等郝蕾来时，江水盈已经将一桌子的菜弄好了，平时都没看她这么勤快。其实她这个人手脚一直很慢，特别郝蕾走了之后，她就更没心思做菜了。不过今天郝蕾难得回来，自己当然也要发挥出最佳水平喽。

“好吃吗？”江水盈看着眼前日益丰满的郝蕾，不敢想像她是以前那个小妹妹，难道？

“好吃，你做的菜最好吃了。”郝蕾狼吞虎咽地吃着，不顾及自己的形象，现在在她眼里，只有吃，那一瞬间，她回到了过去。

“那就多吃点，多吃点。”江水盈不停地为她夹菜，好像怕她吃不饱一样。

“好。”郝蕾仍然低着头，努力地工作着。

“我看得出来，你对蕾儿很好，我没看错人，谢谢你。”江水盈转移目标，她对姜维信守承诺很高兴，她也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

“谢谢你的夸奖。”姜维唇边漾起一抹淡笑。

“哇！帅哥果然不同凡响，笑起来真是迷死人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可否介绍给我？”江水盈在心中羡慕着郝蕾的命好。

“很抱歉，要让你失望了，我没有兄弟。”他淡淡地撇了撇唇。

“这样啊，那太可惜了。”江水盈扫兴道，她的希望破灭了。

“不过我倒有个二十八岁的朋友，至今单身，没有女朋友，至于长相嘛……”姜维故意拖长音，吊吊江水盈的胃口？

“噢？长相怎么样？他叫什么名字？我很想认识耶，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介绍啊？”江水盈急促地追问道。

“他长的不错，不过和我比差多了，也就比一般的男人帅，他自称自己是诸葛亮，他的名字叫秦玄，这是他的名片，你有空就找他吧。”姜维坏坏地把秦玄的名片递给了江水盈，哈哈，这回那老狐狸必死无疑啦。谁叫他当初敢在自己面前调戏郝蕾，此愁不报非君子。

正在江水盈幻想未来的时候，姜维的眼神中透露出精明的眼光，而因为他们的谈话停下来的郝蕾，正担心着江水盈的命运，她看到姜维眼中的算计了，她也对秦玄有一点了解，所以她就更担心了。

“我们走了。”郝蕾和江水盈道别后就和姜维驱车回了家。

“你昨天为什么要欺负水盈姐？”隔天一早，姜维就驾车带郝蕾去电视台，今天，他会要回他的一切。

“我欺负她？”姜维装傻道。

“你不要不承认，你明明欺负她了，你把秦玄介绍给她。”郝蕾批判着他的不是。

“那你觉得秦玄这个人怎么样呢？”姜维开口问道。

“他，他还不错。”其实说实话，秦玄除了有点油嘴滑舌，其他倒是没什么坏的地方，他人挺不错的。

“既然你都说他不错，那我欺负江水盈何说之有？”姜维诱拐着郝蕾。

“也对。”郝蕾就这么三下两下被他给骗了。

“好了，不要再想了，我们到了。”姜维下了车，饶过车头，来到另一边，为郝蕾打开车门。

“你确定今天真的要吗？”郝蕾仍然不死心地想让他回头。

“是。”姜维脸色霍地一沉，双眸寒光直射大楼的顶层。

“我们上去吧。”姜维携着郝蕾离开了停车场，搭电梯上了顶楼董事会会议室。

电视台顶楼的会议室，正有将近三十个人等着他的到来。他们之中有董事会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各部门的高级骨干等等，可以说是电视台里的最高级会议。而今天，电视台的总裁已经

来了，可是为什么他还不开始会议呢？难道还有人没来？所有的人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于毫不知情的各级领导来说，前几天刚刚被姜维调进来的秦玄就明了多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已早已被自己的生死之交卖给了一个女人了。

“姜总裁，我们可以开始了吗？”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开口问道。

“对不起，还有一个人没到，我们再等一下。”回答的不是姜厉弘，而是他的秘书王书。

“还要等谁啊？谁的架子那么大？我们都等了半个小时了。”那个人不耐烦地说。

“你们对我有意见吗？”众人的目光均朝声音的来源，会议室门口看去，看到的是一个衣着随便，怀中搂着一个女人的男人正往总裁的位置走去。“我想这里不是你坐的吧？”姜维的脸上都是肃杀的冷漠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周围因为姜维的一句话而沸腾起来。

“维少爷。”王书恭敬地对姜维鞠了躬。

“怎么？你还不让开？”眼眸冰冷地看着姜厉弘。

姜厉弘缓缓地起身，离开了他那二十年创业的地方，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老迈的脸庞因为这次的事而更加没有了光彩。

“在次我先说明一下，我在一个月前成功收购电台60%的股权，所以我从上个月起就已经是电台的总裁了，至于这位姜先生嘛，他当然只能退居二线了，希望从此以后你们能更加努力。”

“你不能这么做啊，维少爷，老爷好歹是你父亲啊。”一旁的王书忠心地为姜厉弘出头。

“不能这样？你不觉得说这个晚了吗？”姜维转过头，双眼冷冷地望着王书，他凭什么为他求情？

场下又是一阵喧哗，他竟然是董事长的儿子，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对待董事长？他怎么这么冷血？

“我今天来就是宣布这件事，散会。”姜维冷冷拧起眉，转身离开了会议室，留下交头接耳的领导人员和彻底瘫痪的姜厉弘。

“你真的要这么做？”郝蕾不能想像地看着姜维。

“没错，我要整垮他，整垮电视台，我要他二十年的积蓄成为泡影。”

“可是虽然是他不好，不过你似乎对他有点太残忍了。”郝蕾双手紧紧环绕着他的腰，不死心道。

“小可爱，对敌人不能有仁慈之心。”姜维教导着她。

咚咚。门外的敲门声震醒了办公室内的一对可人儿。

“进来。”姜维不悦地放开郝蕾，拉回他快要崩溃的理智。

“姜大哥。”随着开门声，一阵甜甜又富有妖媚的女声传了进来。姜维看都没看就知道是汪佩

妮了。这下麻烦大了，小可爱在这里，他很难搞定啊。“姜大哥，你好久都没来了，人家好想你啊。”见姜维没有回应他，汪佩妮自顾自贴上姜维的胸，当眼前的郝蕾不存在，开放的样子不能言语。

“放开。”姜维厌烦地扯开她环绕在他脖子上的手，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一把打掉她的手。

“干什么，讨厌。”汪佩妮撒娇道。“喂，你可以出去了。”她瞪着旁边的郝蕾，不希望眼前的小丫头坏了她的好事。

“你放开他！”郝蕾冲到汪佩妮的眼前，将她和姜维扯开，对着汪佩妮大吼道。“他是我的，你不许再接近他！”凶猛的怒气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你的？”汪佩妮好笑地看着她。“姜大哥，这个小丫头竟然说你是她的耶，你要好好教训她喔。”汪佩妮良心地建议道。

“她说的没错，她就是我的女朋友，应该离开的是你不是她，滚！”姜维他不屑做了个请的手势。

“你，你竟然为了一个黄毛丫头赶我走？哼。”汪佩妮刚说完就听到啪啪两声，她狠狠地甩了郝蕾两巴掌，冷笑道。

感觉疼痛在脸上蔓延，郝蕾下意识抚摸红肿的脸颊。

“你在干什么？”姜维俊容充满隐隐怒火，一把拉开汪佩妮和郝蕾，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了她两巴掌。

“敢动她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一个字一个字由他嘴里说出来，仿佛就像寒冰一般。

“你，你打我？”汪佩妮不敢想像，姜维竟然会出手打她？

“这是事实，用的着再说一遍吗？快滚！”姜维冷漠地下逐客令。

“好，你给我记住，我不会放过你的！”汪佩妮发狠地看着郝蕾。

“还好吧？痛不痛？”姜维温柔地抚摸她被汪佩妮打肿的脸颊，一种刺痛蔓延至整个心头。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郝蕾痛地落下了累，紧紧地抱着他，她好怕，好怕她会失去他。

“我们回家。”姜维搂着身体不停颤抖的她，疯狂飙车回家。

“没事了，我去拿毛巾。”姜维将她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转身想去卫生间。

“不要，不要，不要离开我。”郝蕾含着眼泪，死命地拉着他的衣袖，生怕他这么一走就不会回来了。

“好，好，我不走，乖，不走。”他会永远守护着她，他会让她安心无忧地栖息在他的臂弯之中，没有人可以伤害她，凡是伤害她的人都得付出代价。

“不要走，不要走……”郝蕾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我不走，不走。”姜维轻轻拍着她的背，心疼地搂住她。

天杀的，他要那个女人付出代价。

“喂，秦玄，帮我去找汪佩妮，要好好教训她。”姜维眼眸冰冷散发出常人无法接近的寒气，而这寒气，只有郝蕾才能轻易瓦解。

“就这样。”他挂上电话，心绪又回到郝蕾的身上。他想着她醒来后会有什么反映？

心痛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早上。

“醒了。”见郝蕾渐渐转醒，姜维抱紧怀中人，温柔的吻上她的唇。

“维。”郝蕾热情地搂住他的腰，似乎已经忘了昨天的事。

“还疼吗？”姜维爱怜地抚摸她被打的地方。

“不疼了。”郝蕾对他会心一笑，她很开心她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的是他，他给她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很安心，很舒服。

“那我们起来吃早餐好不好？然后我带你去公园玩。”自从昨天的事发生了以后，姜维就真正意识到郝蕾对他的重要性，他真的不能失去她。

“好，我要起来了。”郝蕾听到公园，精神大振，赶忙起床梳洗。

“你啊。”姜维宠腻地抚摸她一头自然的短发，没有染色，没有熨烫，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他认识之后，她就没有再剪过头发，现在的头发已经比以前长很多了，很快就要及肩了。

“我好了，我们走吧。”郝蕾从卫生间里活蹦乱跳地走出来，没有注意到姜维还未更衣。

“等一下。”姜维对她那么兴奋感到放心，只要她没事就好。

“还有什么吗？”郝蕾不解姜维为什么要她等一会儿。

“我还没换衣服呢，难道你要我穿睡衣陪你去公园？我是没意见的，不过你也没有意见吗？”姜维微挑起一边浓眉。

“那你还不快去？”郝蕾顿时怔了一下，随即红着脸低下头，推着他去卫生间换衣物。

“好，我们出发！”右手勾住已换好衣物的姜维，郝蕾兴奋地赶往公园。

“我要吃棉花糖。”郝蕾手指着门口的棉花糖机，拉拉姜维的衣角，希望他能买给她吃。

“不行，这么大的人了，还吃棉花糖，会给弟弟妹妹笑的，更何况，那东西没营养，不吃，我们去吃冰激凌。”姜维以冰激凌打动她的芳心。

“好吧，去吃冰激凌。”郝蕾无奈地饶过棉花糖，跟着姜维去旁边的小店买冰激凌吃。

“老板，我要这个。”郝蕾心动地指了指冰柜里的冰激凌，看了看身旁的姜维。

“老板，两个。”姜维掏出皮夹，拿出钱递给老板。

“你好棒喔。”郝蕾开心地搂住他猛亲。

“乖，快吃，要不会化的。”姜维哄着她，觉得自己想她的一级奶爸。

“哇，好漂亮喔。”郝蕾一进公园，就围着花丛转，好像从来没见过花一样。

“喜欢我回去买给你。”姜维讨好道。

“我才不要呢，看看就好，如果每个人都买花的话，不是有很多花会被摘吗？那太可惜了。”郝蕾嘟起嘴，同情地看着花坛里的花。

“是啊，我们蕾儿大小姐最有同情心了，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同情同情我啊？”姜维无赖地对她撒娇。

“你有什么值得我同情的？”郝蕾想把目光给瞥开，却被姜维专注的眼眸深深的吸引住。

“这两个月来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姜维他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个兴味颇浓的笑容。

“是很好啊。”郝蕾没有多想，回答道。

“那你是不是要回报我一下啊？”姜维继续诱导着她。

“那你说这么回报？亲一下？”郝蕾天真的问道。

“让我想想，想到再告诉你。”姜维贼贼地笑着，而一旁的郝蕾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仍然往前走着。

他们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很宽阔的草坪，在草坪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露天烧烤屋。“我好饿，我们去那边的烧烤屋好不好？”郝蕾抵不住肚子的抗议，只好向姜维求援。

“好，我们去吃点东西。”姜维冲着她露出一个笑脸，小谗猫。

一踏进烧烤屋，郝蕾就忍不住点起食物来。这里的人还不是普通的少耶，露天的二十几张桌子至少有十几张坐满，那些顾客自顾自烤着香喷喷的食物，看得她都要流口水了。

“老板，我要这个，这个，这个……”郝蕾的小手在菜单上张牙舞爪地挥舞着，吓得老板都不敢靠近了。

“好好，马上来。”老板好不容易才捱到她点完东西，赶忙逃离现场。

“我有这么可怕吗？”郝蕾指着自己，问着姜维。

“怎么会呢？”姜维很同情老板的遭遇，只是不敢正面对郝蕾说罢了。

“好好吃喔。”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烤的鸡翅膀，味道就是不一样。

姜维痴痴地看着她，他发觉自己真的不能离开这个小可爱了，他爱的好深好深，已经没有办法自拔了。

是时候了。

“对了，我想到要怎么报答我了。”

“是什么？”郝蕾好奇地盯着他。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姜维咧嘴一笑，眸中平静含着笑意。

“什么？”郝蕾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听错吧？他竟然说……她一定听错了，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嘛。

“我说，嫁给我吧。”姜维大叫，几乎全烧烤屋的人都听到了。皮皮地扬扬眉，谁叫她敢给他装傻？

郝蕾双眼闪亮，开始正眼看他。“你。”这么大声干嘛？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她，她都快没脸见人了。

“谁叫你刚才没有听清楚，所以我才大声一点啊。”姜维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骗了在场所有的人，他们都放下手中的食物，看起热闹来了。

“你。”他是故意的！她气死了，她竟然把事情怪到她的头上来了，也不想想是谁害的这里所有的人都盯着他们？

“你看。”姜维从休闲服中拿出一个红色绒毛盒，轻轻地打开盒子，只见一枚正闪烁着迷人光彩的钻石戒指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那一刹那，郝蕾真的很感动，她很了解姜维的心意，要不他也不可能向她求婚了，毕竟，她不是名门闺秀，也没有钱，所以她相信他是真心爱她的。

“好漂亮哦，羡慕死了，我老公就没送我这么大的钻石戒指。”她对面的中年女子酸酸地说道。

“是啊是啊，这样的男人不好找，你还是快点答应吧。”一旁的观众都聚集起来，帮姜维劝说着她。

“我……”郝蕾欲言又止的样子可急死了一旁的人们。

“快啊快啊。”人们都鼓励着她出口。

“好啦，我同意啦。”他很爱她，从他那经常流露出深情的眼眸，她的的确确感觉到他无时不在的爱与关怀，这点她无法否认，而现在他已经正式地向自己求婚了，自己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姜维拿出盒子里的戒指为郝蕾套上，天啊，她终于肯嫁他了。

“乌……”现场的气氛浓烈，所有的人都好像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般的激动，更离谱的是烧烤屋的老板，他搬出一套照相机，说要和他们留影纪念。

“不要啦。”郝蕾不好意思地想拒绝。

“来嘛，新娘子。”老板热情地将她拉到姜维身旁，摆好照相机的位置。

“好了，反正你都答应了，就照一张吧。”今天的姜维看起来非常和煦，平时的他除了对郝蕾，一般是从来不会笑的。

不过今天不同嘛，毕竟是他们帮他顺利说服郝蕾嫁给他的，他当然要好好谢谢他们了。

“好了，新娘子，新郎官，看这里，我们要照喽。”老板对他们做了个OK的手势。一，二，三。咔，一张纪念性的照片诞生了。

第五章

第五章

“你没有家人？”郝蕾诧异地看着姜维，姜总裁不是他父亲吗？

“是。”他眯起了眼说道。

“那姜总裁他。”郝蕾试探性地问道。

“他什么都不是，他不配做我父亲。”嘴角的肌肉连动都没动一下，只是冷冷道。

“那算了，我不问你了，我好饿，有吃的吗？”果然是吃饭皇帝大，郝蕾只要肚子一饿，就什么尊严人格都没了，刚才对他的逃避也不见了。

她一手挽过他手臂，想借机抚平他的火焰，顺便想问他关于吃饭。

真是天真的小可爱，难道她不知道现在的姜维已经没有兴致吃饭了，而是改了口味，想吃她了，亏她还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好啊，我们去吃饭。”姜维贼贼一笑，起身缓缓地移动脚步，走入屋内，郝蕾也跟着他进了客厅。

已经别墅，他便拎着娇小的郝蕾进了自己的房间里，反锁房门，冲了个澡。

郝蕾的眼睛睁得雪亮，好漂亮的房间耶，墨绿色的墙壁，全黑色的家具，连电脑也是全黑色的，给人一种好神秘好黑暗的感觉。

她走进他的书桌，看到一张孩子的照片。镜框中有一对夫妻，她可以很肯定，那个男人是姜总裁，而那个女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吧。至于女人看起来挺结实的手中的孩子，不用说，一定是姜维，看他那副样子就知道了。

“你在干什么？”姜维的下身只裹一条浴巾就这样走了出来。

再次见他赤裸的胸膛，霎时俏颜如烈火燃烧，一颗心如加装了强力电池般加速跳动。他的胸膛上挂着一根星形项链，将他看起来挺结实的胸膛衬托得更加狂傲不羁，性感迷人。

“没什么。”郝蕾慌忙放好镜框，却又不敢抬头看他。

姜维走上前，伸出手，把她拉向怀里，低下头，毫无预警的攫住她的唇。她无力地将手伸进他乌黑的头发，将自己靠近他一点。

该死的女人，她竟然回吻他？她是在考验他的自制力吗？

柔细的发丝穿过他的指间，牵起心底的痴缠爱恋。

洁白无瑕的藕臂圈住他的颈项，受烈火煎熬的娇躯情难自禁地贴上结实健壮的男性躯体。

他灵敏的舌划过颈际。郝蕾如遭电击，全身一颤，身子拱起，头部往后仰。她快不行了。

“说你要我。”姜维低沉的嗓音自她的耳畔响起，诱惑道。

“我……”郝蕾的眼迷濛了起来。

“快说。”姜维手不停地合她的蓓蕾上揉捏着，天呀！

“我，我要你。”郝蕾好不容易说出口，难受地呻吟着。

“好，我现在就给你。”说完，他的唇咬住了那火红的蓓蕾，不停在乳晕上划着圈，啣咬、吸吮着。

他压上了她，制住她的双手，褪去她的窄裙和底裤。

他身子往下移了些，修长的手指在她平坦的腹部上轻划着，郝蕾感觉到十分麻痒，不停扭着身子。

“不要这样。”慌乱地睁开了眼，她真切地感觉到姜维将他的手指伸入了她的私处里。“不要，啊……”

她还是不能抗拒他，不能抗拒他的诱惑。

“不要怕，不要拒绝我，我会温柔的。”他的手抚着她的核心，感觉已经湿润了，才置身在她的双腿之间。

冲刺的动作越来越狂猛，越来越深沉，直到最后一击，炽热的欲望在她体内激射而出，脑子也跟着空白。

“累了就睡吧。”姜维体贴地为她把被子拉好。

郝蕾伸手抱住他的颈，他让她感觉好安全，真的好想永远霸占着他。

他宠腻搂住她的腰，汲取着属于她发丝及她身上的馨香。

她真的很美好，他似乎永远都要不够她。

没多少功夫，郝蕾就沉沉地睡去。

虽然他只和她认识一个星期，可是他在拥有了她后，他才发觉自己并不孤单。他虽然没有了亲人，但是却遇到了她，他是她的一切。

他真的爱上了她吗？

这个问题一直久居他的心头。

她会和他爱她一样爱他吗？

翌日，怀抱着郝蕾的姜维一大早就醒了。

只手撑着自己，俯视着仍在睡梦中的郝蕾，她像只小猫似的窝在他的怀里，他温柔的摸着她的短发。

也许，能看着自己的最爱的女人醒来也是一种幸福。自从她出现在他的生命之后，她就让他感觉到好幸福好幸福。

他真的好怕那一天她离开了他，自己还能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 呜。 ” 他感觉到怀中的小可爱已经醒了。

“ 早啊。 ” 郝蕾并没有注意到姜维正用着贼贼的眼神盯着她。

他邪恶地笑着，翻过了身，搂着她的腰，抱起了她，她优美的女性曲线正紧紧贴住他刚毅有力的男性身体。

“ 啊。 ” 郝蕾吐气如兰地将身子贴近姜维。

“ 你这个小魔女。 ” 姜维低沉的嗓音自她的耳畔响起。

他的大手膜拜了她的全身后，拉开了她的双腿，将自己的坚挺送了上去。“ 你在干什么？ ” 郝蕾被他灼热的坚挺震撼地清醒过来。

“ 你不会自己看吗？ ” 说完在她体内的冲刺令她又呻吟了起来。

郝蕾被他突来的激情折磨地无力反抗。

“ 蕾，爱我吗？ ” 姜维抱住了她，转了个身，让她贴在他的胸膛上。

“ 我。 ” 郝蕾迷失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 嘘，只要你记住我爱你，永远都不要怀疑我的真心。 ” 抚着她柔顺的黑发说道，脸上露出温柔的笑。

“ 维。 ” 她要快被他感动了，她真的好感动，她没有想到她也能得到幸福。从小就是孤儿的她总觉得她是个讨人厌的孩子，以为永远都得不到幸福，可是她错了，姜维给了她，给了她幸福。她并不讨人厌。

“ 记住，永远都不要怀疑我的心。 ” 姜维他坐起身，长手一伸，把她当大玩偶的抱在怀里。

“ 以后你睡觉都不用抱娃娃了，抱我就行。 ”

“ 维，谢谢你。 ” 她不知道除了谢谢她还能说什么。

“ 你让我第一次感到这里有家的感觉。 ” 两人不约而同的抬起头，迎上对方热切的目光。“ 我以前一直都当这里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可是我今天才知道，有了你的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温暖的家。 ”

“ 知道吗？在我两岁那年他就离开了我和我妈，独自去了美国，又找了个女人。当时我妈真的好可怜，她无依无靠，还要抚养我和我爷爷。 ”

我真的很恨他，他为什么这么无情，无情地抛弃了我和我妈。我还记得我妈走时，要我回到他的身边，这我做到了，可是我不能容忍他的残忍。所以我一直找机会报复他，我要他和我一样。

我终于成功了，我已经成功收购卫星电台

60%

的股权，也就是说，电台是我的了，我要把他扫地出门。”姜维阴郁的沉下脸，冷凝着脸说道。

“不要这样。”郝蕾俯身在他的胸膛上，怜惜地抚摸着他。

“蕾，搬来和我一起住。”姜维缠绵地覆上郝蕾的唇。知道两人快喘不过气时，他才离开她的嘴。

“好。”她微微一笑，希望自己能给他忘记仇恨的力量。

刹那之间，感动占据了原本彷徨与心痛的思绪，回视着郝蕾

，他柔情似水地说道：“太好了。”

“不过有个条件喔。”郝蕾皮皮地对姜维笑道。

“什么条件？”他坐起身，长手一伸，把她当大玩偶的抱在怀里。

“你不可以爱上其他的女人喔。”郝蕾嘟起嘴，冲着他露出一个笑脸。

“哈哈。”整个房间被他响亮的笑声给覆盖。没想到这个小女人的占有欲也不小啊。

“你笑什么？牙齿白呀？”郝蕾不悦地转而戳着他的胸膛说道。

听到她的抗议，姜维立马收起笑容，他箍紧她的细腰。“我只爱你。”

郝蕾幸福的抱着他，她不想离开这个令她日渐眷恋的怀抱。

他猛力缩紧双臂将她留入怀里，恨不得将她折成两半，但怀内战栗不止的小身子，却让他不自觉地松了力道，大掌柔情似水地抚着她无暇的雪背，低吟着，缠绵地舔吻她诱人的唇瓣。

“起来了，要上班了。”郝蕾艰难地推开他的大掌，翻开被子。

“遵命。”姜维做了个童子军的手势，惹得郝蕾大笑不已。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姜维驾车带着郝蕾来到了电视台，可是半路却杀出一个程咬金。

“蕾，你先上去，我去停车。”姜维哄着郝蕾，他可不想过会儿教训人的时候牵连到她。

“好。”在姜维的脸上印上一吻，郝蕾拿着包包独自上了电梯。

望着她单薄的身子，姜维的心不禁抽痛了下。

“姜大哥。”远远就听到汪佩妮喋声喋气的撒娇声，阴郁的沉下脸。

“哟，姜大哥，你这么早就来上班啊？”见姜维下了车，汪佩妮赶忙搭上他的肩。

“有事？”姜维斜睨汪佩妮一眼，好一个骚包。

“人家是想你了嘛。”汪佩妮仍然附着他的手臂，一点放松的意思都没有。他可是难得的帅哥，要好好把握才行，浪费天物可是要遭天谴的。

看她那副样子，姜维就好像作呕。她简直，没法和小可爱相比嘛。

“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啊。”姜维似笑非笑道。

“讨厌。”汪佩妮大胆地够着姜维的手臂，撒娇道。

“请让一让。”姜维粗鲁地拉开汪佩妮的手，忘电梯走去。

“什么嘛？我就不相信你抵得住我的诱惑。”汪佩妮不甘示弱道。

回到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有一杯正在散发出浓郁清香的咖啡，在咖啡杯下还压着一张纸条：维，记得喝喔。蕾

幸福地一笑，姜维慢慢地品尝心爱的女人亲手为他泡的咖啡。

“好喝吗？”突然，一个贼溜溜的脑袋探进他的办公室。不用想也知道是谁。“过来。”姜维对着她挥挥手，示意让她过来。

郝蕾慢慢走近他，姜维一把压下她，使她跨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你好香。”他的嗓音沙哑低沉，上半身向前倾，大手托住她的后脑勺，吻住她的唇。两人四唇相贴，舌尖互相纠缠，像是要完全汲取对方气味般，谁也不肯率先停下来，直到感觉欲望在身下燃烧。

他猛的停下摸抚的大掌，紧抱着怀中的暖玉温香，试图平复体内的炙热。他可不想在这里要了她，毕竟这里还有个随时会闯进来的富家女。

嘴角掀起邪蛮的笑容，再次俯身——

浓烈的、激情的吻攫住身下人儿的每一根神经。

郝蕾心醉神驰地偎在他怀中，一颗芳心被暖流涨得满满地。

她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谁知身后传来不识趣的敲门声，敲醒了激情中的男女。

姜维不情愿地放开郝蕾，最好这个家伙有比吻他的小可爱更重要的事，要不他一定炒了他。

郝蕾的脸一阵红晕，担心自己的样子被别人看见，急忙拿起桌上的文件，做出讨论节目的样子。

姜维好笑地看着她，冲着她露出一个笑脸。

第二次敲门声的响起，也伴着姜维性感的声音。“进来。”

“哟，你要讨厌，让人家等这么久。”汪佩妮无视于办公室里的另一个女人，朝姜维的方向走去。

郝蕾在见到汪佩妮的第一眼时就发现不对劲了，这个女人怎么会和姜维在一起？还叫得那么亲热？想到她的话，她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可爱的脸已经全黑了，看来过会儿没好日子过了。这个该死的女人，干嘛没事到这里来？

“你怎么不理人家啊？”汪佩妮将自己的胸部贴近姜维的胸膛。

“滚。”他冷酷地命令着，神情阴冷得吓人，也吓坏了郝蕾和汪佩妮。

汪佩妮见他那阴森的表情，吓得后退了好几步。“那，那我先出去了。”还是快点逃吧，虽然她很想得到他，但她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过来。”在他威猛摄入的眼神下，被吓得花容惨淡的她根本毫无抵抗的勇气。明明吓得半死，却也只能颤抖地爬向他张开的臂膀。他怎么了？怎么变的这么骇人？刚才他还很温柔的。

“对不起，吓坏你了。”他又恢复了刚才的面貌。大掌柔情似水地抚着她无暇的雪背。他知道，她刚才被他下坏了。

“没，没关系。”郝蕾虽然知道他已经不发脾气了，可身体还是不争气地颤抖个不停。

他火速擒住她纤细的腰肢，薄唇几乎贴近樱唇地诱惑低喃；“对不起。”贪婪的舌溜进她的幽香中，与之追逐嬉戏。

她红着脸默默接受着他深情的吻。

手自然的移到她的脑后，加深这个吻。

整个办公室都被暧昧的激情覆盖着。

“乖乖回家，我明天就来接你。”姜维将郝蕾送到她家楼下，亲了亲她的脸颊，命令道。一想到明天开始就可以和她住在一起，脸上的笑容蔓延开来。只要到了明天，她就可以完完全全属于他，属于他一个人的了。

“好，我一定乖乖回家，然后等你明天来接我。”郝蕾调皮地摸摸他的充满笑意的脸颊，她好幸福噢，等会儿要和水盈一起分享。

“那我走了，要想我喔。”姜维俯身印上一吻。

“拜拜。”郝蕾对他挥挥手，自从和姜维在一起之后，她就变得傻了。

姜维望了她一眼，驱车离开了她家。是该有个了结了。

“水盈姐，我回来了。”一打开门，郝蕾就对着屋内大喊。

“死丫头，你昨晚死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啊，一夜都没睡好，我以为你……”江水盈多愁善感地抽泣起来。

“对不起，我忘了打电话回家了，真的不好意思，水盈姐，不要哭了。”郝蕾难过地安慰着江水盈。

“你昨天去了哪里？”虽然人是平安回来了，可是她还是担心她出事。

“我……”郝蕾慢慢地将她和姜维相遇，相识，相爱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了江水盈，而江水盈从始至终都以不相信的眼神看着郝蕾。

象郝蕾这样的粗枝大叶，竟然会有帅哥喜欢？她还不是相信。

不过一直作为郝蕾姐姐的江水盈当然也为她能遇到这么一个爱她的男人而感到高兴了，好不容易能把她给嫁出去耶。

“你不相信啊？”郝蕾发觉江水盈似乎有点不相信她的样子。

“怎么会呢？不过明天你就要搬过去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不会煮饭，平时要多买一点吃的放在家里，还有啊，要经常打电话给我，有空的时候要回来看看我。”江水盈说的好像是生离死别似的，害得她也难过起来了。

“知道了，我会的。”郝蕾难过地抱着江水盈。

“好了，快去洗澡吧，要吃饭了。”江水盈将郝蕾推上楼，眼泪划下脸庞。一起生活二十年的妹妹就要离开自己了，她怎么会不难过？

她真的好希望能和郝蕾一起生活一辈子啊，想到以后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了，她真的好难过，好伤心噢，不过郝蕾得到了幸福，她也很高兴啊，她想亲眼看她披上嫁衣，那时侯的蕾儿一定很美吧。

楼上的郝蕾心情也不轻松，她知道江水盈不舍得她离开，她走了，她会很寂寞的，她一个人生活会很无聊的。可是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她，建立自己的家庭啊，到时候江水盈也不是同样会痛苦，会难过？

不过以后都吃不到水盈姐的手艺了，对她是很大的损失喔。

瞧她，又在想吃了。

洗完澡，郝蕾换上小兔兔睡衣，走下楼，准备和江水盈一起吃那最后一餐。

“好啦，快来，我今天煮了你最喜欢吃的虾喔，来尝尝。”江水盈强迫自己开心一点，她不要郝蕾跟着她一起难过。

“好，那我不客气喽。”郝蕾夹着筷子，做出传统的礼仪。

“多吃点。”江水盈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哽硬。不行，她不能哭。

“好。”郝蕾低着头，生怕一抬头被江水盈看到她的红眼睛……

“我吃完了，我先上楼了。”郝蕾推开椅子，朝楼上走去。

留下江水盈一个人，她将头靠在桌子上，无声的低泣着。

郝蕾打开芭比橱，那出娃娃。“谢谢你为我带来我的王子。”郝蕾激动地抱紧芭比。真的很感谢你，芭比。

郝蕾抱着长毛绒的狗狗，沉入梦乡。

过了今天，她要学着坚强，不能在抱娃娃睡觉，不能在偷偷哭泣。

过了今天，她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她有了姜维，姜维会带她离开寂寞，离开孤独。

过了今天，她不再是个孩子，她要作为他的女人，默默支持他。

相信自己可以做的更好，一定可以。

“维少爷。”管家打开大门，欢迎着大少爷的回来。

“昨天去了哪？一夜不回来？”坐在沙发中握着魏语萍手的姜厉弘率先问着姜维。

“不用你管。”姜维轻蹙娥眉，冷冷地回到。

“你。”姜厉弘对于儿子的冷漠非常不满，自己不过是关心他，他为什么总是摆一张臭脸给他看？

魏语萍抚了抚丈夫的胸口，示意让他不要太激动了。

姜厉弘温柔地看了魏语萍一眼，心头的怒火一下子被她抚平了。

“小维，不要这样对你爸爸，你爸爸也是关心你。”魏语萍替自己的丈夫挽回面子。

“哼，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寒气自脚底窜自心肺，连他自己都觉得冷。

“小维，不可以这么对你阿姨。”姜厉弘实在忍不住了，他不能这样对他深爱的语萍。

“好恩爱啊。”姜维怒目相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姜厉弘觉得自己都没力气和他争辩了。

“噢，对了，有件事忘了说，我现在已经持有电台60%

股权，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电台的总裁了。”姜维对着姜厉弘讥讽道。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姜厉弘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你竟然问我为什么？我以为你一直都很清楚呢。为什么？就为了我要你和我一样家破人亡！”姜维此时的眼睛犹如公牛双眸充满血丝，嘴巴发出不满的低鸣欲逞凶斗狠。

一旁的姜厉弘和魏语萍无语地看着姜维，对他的想法感到寒心。

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竟然会这么对待自己。姜厉弘痛苦地靠在魏语萍的肩上，而魏语萍也拍拍他的手背，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你要电台的话，可以对我说，我会给你，你为什么？”姜厉弘对于儿子的行为始终不是很了解。

“我看你想到死都不会想到的，还是让我告诉你吧，我要你在所有人面前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抢走总裁的位置而不是要你在所有人面前将总裁的位置大方地让给我，你听明白了吗？”姜维徐缓地轻吐一字一句。

“你，你好残忍。”姜厉弘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残忍？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残忍？还不是因为你！你才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你离开妈妈，事情就不会这样，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怪不得别人！真正残忍的人是你！”姜维大声吼道。

他的吼叫吓坏了在场所有人，一群想看热闹的佣人也全部溜之大吉。

还吓呆了姜厉弘和魏语萍。

“知道原因了？明白了？我的报复也达到了，从今天起，我就不会再来了，以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姜维搁下狠话，往他的房间走去。

姜厉弘原本有光彩的脸因为姜维的一席话，一下子黯淡了下来，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魏语萍也因为姜维的一席话，更后悔当初她原谅了姜厉弘的同时也伤害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

他说的没错，真正残忍的是他们，要不是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也不会害了一对母子的一生，他们的确很残忍。

姜维回到房间，打开衣橱，拿出所有的衣物，一并装进行李箱。原本他不想再回来的，那些衣物都是不值钱的，不值得他回来。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他不要他的东西留在这里丢他的脸，他不要自己的东西给他那残忍的父亲留下任何回忆，是他的，他就不会让他得到。

收拾好行李后，拿着行李，走下楼梯。“怎么了？对你们打击太大？怎么到现在还那副死样？”姜维冷笑着看着面色铁青的姜厉弘。

“我说过，我会让你后悔带我回来。”环臂靠在楼梯的顶阶，他冰冷的眼神足以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哈哈，预言灵验了，不过你不要妄想我会这样放过你，我还会好好地折磨你，直到你死！”黝黑的瞳眸带着浓厚的恨意离开了。

而姜厉弘早已被他的冷语给怔住了，久久不能回应。

第六章

第六章

天已慢慢地泛白，郝蕾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居住了三年的房子，搬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自从她十八岁成年后，为了不让孤儿院增加负担，她就搬出孤儿院和江水盈同住了，一住就是三年。一下子要她离开这里，她还真是不舍得。

不过既然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打开衣柜，拿出所有的衣物，将衣物都放进行李箱，她才知道她的衣服真的是多得可以，整整两个箱子都塞得满满的。

走到芭比橱前，摸了摸芭比的头发，最后她还是决定不带她们去了。

她可不想被姜维笑是十岁的小女生。

转过头，双眼柔柔地望着书桌上的相架。缓缓地移动脚步，走到书桌前，拿起相架。这是一张她和江水盈的照片，在孤儿院门前拍的。

那时候的她和现在一样得天真，可爱，可是却没有现在的沧桑感。

把相架放进行李箱，她决定要带着这张照片，因为它无时无刻都会鼓励自己，为自己加油。看到它，她就能想起江水盈，它对她来说很重要。

“蕾儿，你醒了没？”甜甜的女声在耳边扬起，声调虽然柔和，但饱含着不舍与牵挂。水盈姐昨天也没睡好吧。

“我醒了，你进来吧。”郝蕾扯起一抹难看的笑容，转头以对。

“收拾好了没？”江水盈淡淡问道。她就要走了，就要离开她了。

“都差不多了。”郝蕾轻轻勾起笑容。“水盈姐，这几年真的很感谢你照顾我，可我却什么都没为你做过。”郝蕾难过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姐妹啊，姐妹本来就是互相帮助的，为什么要这么客气呢？”江水盈被郝蕾感动了，她头一次这么体贴自己。

“不过我有空会回来看你的。”郝蕾抬起头，勉强自己不许落泪。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江水盈笑笑地拍拍她的肩膀。

“一定。”郝蕾她悠悠地闭上眼

，勉强自己不许落泪。

就在两人生离死别的时候，窗外传来车子停靠的声音。

“看来我们的男主角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他的样子了，我到想知道他帅到什么程度，能让我们蕾儿春心大动。”江水盈糗着她。

“水盈姐。”郝蕾冲着她露出一个笑脸。

“好了，走吧，不要让人家等。”江水盈拿起床上的行李箱，拖着郝蕾下了楼。“再不快点，帅哥跑了，你哭都来不及了。”

“讨厌啦，水盈姐。”郝蕾气嘟嘟地看着江水盈。

“走啦。”江水盈不耐烦地挑起眉毛。

叮咚。就在两人来到客厅时，门铃声就已响起。

“来了。”江水盈甜甜地回应道。

她现在就能看到男主角的本色了，想必一定很帅吧。

轻轻地打开大门，还未看到他的脸，就先听到那性感又富有磁性的声音。“郝蕾在吗？”姜维礼貌地开口问着眼前看起来比他还大的女人。他知道她就是郝蕾说的江水盈了，没想到江水盈是一个比他还大的女人。

“噢，你就是姜维吧？蕾儿，帅哥来了。”江水盈快要晕了，她还头一次看到这么帅的男人哪，好性感，好冷冽喔。

“你来了？”郝蕾探出头，不好意思地看着他。

“你不会自己看吗？”姜维好笑扬扬眉，她还不是普通的笨。

郝蕾不语，她的脸早已经红得不象样了。

“好了，好了，你们也该走了，我们下楼吧。”江水盈热情地将行李搬到楼下的跑车里，从客厅到楼下不过只有三层楼，可是就是这三层楼将江水盈累得半死不活，想都知道她平时从不做运动。

“我们走吧。”姜维拿过郝蕾手中的行李，搂住她的肩，带着她来到了楼下。

“唉，累死我了。”江水盈一屁股靠在姜维跑车的车门旁，大口大口喘着气。

“水盈姐。”郝蕾担心地走上前。

“我没事，只是很久没运动，有点累了。”江水盈拍拍胸口道。

“谢谢。”姜维酷酷地开口道谢。

“不用，不用有一件事我要你答应我。”江水盈正视着他，从他的眼睛她知道他是个好男人，至少对蕾儿是真心的。

“请说，只要我能做到。”姜维客气地做了个手势。

“我和蕾儿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都把她当妹妹看待，我不想她被任何人欺负，包括你。蕾儿是个好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待她，不要辜负她，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带她走。”江水盈义正辞严道。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好好疼她的。”姜维毫不避讳地瞅着她。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江水盈看得出来，姜维很爱蕾儿的。

“蕾儿，今天开始你就要好好照顾自己了，我不能再叫你起床，不能再为你做早餐，不能再为你叠被子了，你要自己独立了。”江水盈不舍地摸摸郝蕾光洁的脸庞，她真的舍不得她。

“水盈姐。”郝蕾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感动，眼泪应声而落，她拥住江水盈，哭得好悲惨啊。

“别这样，坚强点。”江水盈爱惜地帮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还有，以后你不能再发脾气，不能任性，不能哭得想狗熊。”江水盈补充道。

“我知道了。”郝蕾握住江水盈的手，保证道。

“那就好，你们走吧。”江水盈将郝蕾推向姜维的身边。

“走吧。”姜维挽过她的身躯，扶她坐上车。

“拜拜，水盈姐，你要保重啊。”郝蕾依依不舍。

“好了，拜拜了。”江水盈对她挥挥手。

姜维发动引擎，左手紧紧握着郝蕾颤抖的小手。

车子慢慢地驶离马路边。

“好好对她，祝福你们。”江水盈使出全身的力气，朝车子大吼。

“水盈姐。”郝蕾不舍地回头看着渐渐离她远去的江水盈。

“水盈姐。”郝蕾重复着念叨着她。

从今天起，她要做个坚强，独立的女人，她不能再发脾气，不能任性，不能哭得想狗熊，她要为自己，为江水盈，为姜维好好的照顾自己。

过了很久，郝蕾才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她不再哭泣，和以前一样，是个快乐的小女生。姜维知道她和江水盈的感情很好，所以才会这样生离死别，他不忍心她难过，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爱她。

除了爱她还是爱她。

“到了。”姜维将车子停入别墅的车库，打开车门，拉郝蕾下车。

“这么快？”郝蕾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缓缓搭上他的手，从车子里下来。

“我们上去吧。”他由背后紧抱住她，下巴抵着她的发梢。

“好。”她不想离开这个令她日渐眷恋的怀抱，她好喜欢他的怀抱。

姜维提着行李，握着郝蕾的手，大步大步走进公寓。

一踏进家，姜维就忍不住从背后圈住她，他真的想圈住她一辈子，一辈子都不要放开她。

“怎么了？”郝蕾对他突如其来的行为感到很惊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最近发生什么事。

“嘘，不要说话。”俊逸的面容带着如幻的笑意，他徐缓地轻吐一字一句。他喜欢这样的气氛，静静地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气。

郝蕾转过身，故意搂住他腰直往他怀中磨蹭的问着。“到底怎么了？”

“你很不乖噢。”他霸道的吻住她喋喋不休的红唇，无比轻柔的吻著她。

笑着想躲开他恶狼般的热吻，但他大手一攫，她整个人完完全全地陷入他怀里，承受着更缠绵

的热吻。

他要她，这种感觉来的好猛烈。拦腰将她抱了起来，大步往卧室走去。她皱起眉宇，难道他想在这里……

“不要怀疑我对你的自制力。”他的神态让郝蕾打了个冷颤，他又变回那个令她惶惶不安的姜维了，慢半拍的神经终于发现由他身上辐射而出的骇人气息。她不安的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走才不至于被狂风暴雨扫射到。

“如果你现在想逃，已经来不及了。”话尾消失在覆住她红唇时。

将郝蕾放在床上，姜维起身走到门口锁上门。他不知他的举动让郝蕾霎时红了脸，她知道他又想和她做运动了。

她贼贼地下了床，想趁他不注意开溜，可是姜维怎会如了她的意？

手腕一使劲，她被拉躺在床上，转眼间已被他压制住。“不要这样，现在还没吃晚餐呢，吃完了再说好不好。”郝蕾逃避着别开脸。

别有用意的圈住她肩膀，一手托起她下巴。“哪条法律规定没吃晚餐不许做爱？”姜维毫不避讳地说着。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要啦。”郝蕾含糊不清的推拒著他不安分的双手。

“你不要我要。”他的眼睛未曾离开过诱人的郝蕾。

室人的气息由他的鼻腔呼出，郝蕾死命的闭气，怕一呼吸便会受到蛊惑，分不清今夕是何夕。

“不要抑制自己。”他温柔的吻上她的唇。“说你要我。”手抚进两腿间，令她浑身不停地颤抖，他熟练地挑逗着她的敏感地带，诱逼她就范。

“我……我要你。”郝蕾忍不住弓起身子，将自己贴近他，回应着他的热情，热切地希望得到更多。

“我来了。”姜维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身体。

狭小的她包裹着强大坚挺的他，他又一次加速他的冲刺，将两人带入情欲的天堂。

“爱我吗？”姜维突然停下下体的运动，停留在她的体内，那种想得到却又得不到的感觉，让郝蕾难受地流下了泪水。

“我……”他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她？她难过死了。

“你怎样？快说！说你爱我！”姜维仍然没有任何动作，等这她的回答。

“我……我……我爱你……维……我爱你……”郝蕾断断续续道。

“我也爱你，记得我的话，永远不要怀疑。”姜维听到了郝蕾的表白，重新开始抽动，他的动作使原本痛苦的郝蕾重新升到了天堂。

“我爱你。”姜维越战越勇，坚挺不断地冲刺着她的性感地带。

“啊……”他的冲刺让郝蕾情不自禁地叫喊出声，渴望得到更多，身体也开始有了本能的反

应。片刻后，她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空中，仿佛一只欲穿过火焰的凤凰。

情欲让原本瘦弱的郝蕾显得性感，不断勾引着姜维。

“看着我。”姜维唇边漾起一抹淡笑。“我们要走喽。”他猛烈地吻住她的唇，要带她去情欲的殿堂。

“维。”身下的美人儿早已吐气如兰，迷失了自己。

“啊。”随着姜维低沉的吼叫，灼热的种子撒入她的体内。

激情过去，姜维搂着身边的郝蕾，靠在床上，温柔地为她拉好被子。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吧？”姜维邪恶地笑着，翻过了身，搂着她的腰，抱起了她，她优美的女性曲线正紧紧贴住他刚毅有力的男性身体。

“刚才？什么？”还未从激情中恢复过来的郝蕾没有理会他的话。

“就是你说你爱我啊。”姜维坏坏地将他的坚挺在她平坦的腹部不停的摩擦，激情的火花再次被他燃起。

“啊……真的。”郝蕾被他的话和他大胆的动作倏地羞红了脸。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他扯开她身上的被子，坚挺再次进入她的狭小。“你。”郝蕾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他的精力还真是充沛啊。

“记住你的话。”说完就霸道地占有她，疯狂地冲击着她脆弱的身体。

就这样，姜维彻彻底底和她燃烧了一整夜。

她像个睡美人。

姜维静静地躺在郝蕾的身边，双手环绕着她的腰，专注的凝视著裹著棉被弓身侧睡的女孩。

阳光斜射入屋内，屋内一片和谐的气氛。

好不容易床上人儿有点意识的抬起手遮挡阳光，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仍闭得死紧，拒绝苏醒。

真是吵死了，连阳光都不让她好好地睡觉，怎么都欺负她啊？

郝蕾不耐烦的眨了眨眼，缓缓地睁开迷蒙大眼，感觉自己的腰正被人抱着。

下意识转头看了身旁，黝黑深幽的眼眸，一张巧夺天工的俊颜正放大在眼前和她对望。

“你醒啦。”郝蕾娇羞的偎在他的怀里，不想放开。

“你刚知道吗？”他邪肆地噙着笑意看着她。

“讨厌。”整张脸深深的理进姜维的胸膛里，双手紧紧的环著他宽阔、结实的胸膛。

“小魔女，你是在诱惑我吗？”姜维拉开小小的空隙，困难的抵著她的唇，鼻息浓重的问道。

感觉他身子的紧绷，她的脸一下子比熟了的虾还红。她赶忙推开他的胸膛，说实话，她已经没力气再……

轻轻将她压在身下，压进棉被里，双手抓著她挥舞的小手，猛然的覆上她的唇，狂热的吻著她，释放情欲的吻进她的嘴里，吻上她的心。

“看在昨晚的分上，我现在就放过你了。”姜维一双邪眼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她，一副坏胚子的模样，一副要吃了她的模样。

“我还要谢谢你了？”郝蕾不悦地挑起眉毛。

“是啊，不过你刚才谢过我了。”剑眉舒展，眼目充满了晶亮的光彩，就是歪嘴斜眉的笑容让人看了发毛，不知他肚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她从不知道平时冷酷严肃的他居然也有这么无赖的一面。

郝蕾勉强露出了个笑容，但由她抽搐的脸颊以及紧握的双拳可以知道，她简直想将自己给杀了。

“好了，我们去吃午餐了。”姜维翻开被子，拿起床边的衣物，当着她的面，一件一件地套上。

“吃午餐？现在几点了？”郝蕾一听到姜维说吃午餐，原本因为看到姜维赤裸的身体而烧红的脸登时刷白。天啊，都到了吃午餐的时间了。

“现在十一点了，不过准确点应该说是十二点不到五分钟。”姜维噙着一抹淡然笑意，优闲轻松的样子。

“啊。”刚说完，耳边就传来女性的尖叫声。“你为什么不叫我起床？”郝蕾戳着他光洁的胸膛，生气地质问道。

“你又没有让我叫你起床。”姜维好气又好笑的抓住她漫天飞舞的小手。他自然不会让她起床而失去看她睡颜的机会。

“你。”郝蕾气地火冒三丈，对与他知情不报的做法，十分生气。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自己又没有要他叫自己起床，也不能乖他啊。

“好了，别生气了，快起来，我带你去吃午餐。”姜维哄着她，把她当大玩偶的抱在怀里，平息着她的怒气。

“可是我们还要上班呢。”郝蕾担心自己的工作没了，到时候那可是欲哭无累啊。

“不上了。”姜维拿起她的衣物，替她穿上。

“那怎么行？会被炒的。”郝蕾对于他的无动于衷不敢苟同。

“你忘了我告诉过你我才是总裁吗？谁敢炒你？我先炒了他。”姜维爱护地抱着郝蕾，抚摸着她顺滑的秀发。

“对，我想起来了，哈哈，以后我都不会再害怕了。”郝蕾张狂地挥舞着小手。

“是啊，可以去吃午餐了吗？”姜维早就饿了。

“我们要吃什么啊？”郝蕾兴奋地从床上站起来问道。

“牛排？”姜维试探着她，他没有和她吃过饭，他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所以只能随便让她选择。

“好耶，我最喜欢吃牛排了。以前以为没钱一直都不舍得吃呢，刚好今天你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郝蕾的眼中冒出了许多香气扑鼻的牛排，馋得她恨不得把眼睛里的牛排挖出来吃掉。

没想到自己一猜就猜中了，姜维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那我们去市区最好吃的牛排馆好不好？”姜维用手指顶了顶她的额头，亲昵地说道。

“好，就这么决定，我们出发。”有吃就好，郝蕾觉得自己好幸福。她搂着他的手臂，和他消失在公寓外。

“请问先生小姐要点什么？”服务生职业性的对着姜维笑，没注意旁边的郝蕾早已为了她花痴般的笑容而黑了脸。

“你来点。”姜维忍住笑意，将目录递给郝蕾。

郝蕾愤怒地打开目录，上下巡视了一番，决定要“意大利牛排全熟，水果布丁，香橙冰激凌外加一杯奶茶，谢谢。”郝蕾眼眸冰冷地看着一旁

的服务生，挑起眉，不悦地盯着他，将目录还给他。

没有打开目录，直接说道。“意大利牛排全熟，巴西烤虾，还有一杯威士忌。”姜维故意对服务生淡淡一笑，只见那服务生痴痴地看着他迷人的笑容。姜维将目录递给服务生，服务生激动地双手接下目录，迷人地说：“请先生小姐稍等。”走时还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这时的郝蕾的脸早已被他们‘亲密’举动气得比猪肝还难看。“等一下。”她不悦地开口唤住想要离开的服务生，眼中充满仇恨。

“还有什么吩咐吗，小姐？”服务生依然是那么礼貌，不过她看姜维和看自己的眼神不同。

“威士忌不要了，换一杯绿茶。”郝蕾自作主张道。

“好的，请稍等。”接收到郝蕾不友好的目光，服务生赶忙离开。

姜维好笑地看着郝蕾，她吃醋了。

“看什么看？”郝蕾别开脸，不去理会他的目光。他竟然敢当着她的面和服务生眉目传情？

“怎么了？吃醋了？”姜维开口问道。

“才没有。”她淡淡地撇了撇唇，想让她承认她吃醋？没门！

“噢，那我过会儿找那个服务生‘小姐’喝茶去。”姜维不放弃地继续挑逗着她。

“你敢！”郝蕾眯起漂亮的眼睛，双手扳在腰上。

“那你还不承认你吃醋？”抬起一道浓眉，慢慢道。

“嘿嘿……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何必讲出来呢？这样太没有‘美感’了。”郝蕾虽然不想承认，不过要是过会儿他真的去找那个服务生，那她。

“好吧，饶了你。不过我想知道你换掉威士忌的理由。”他对她突然换掉他的酒很不解。

“吃饭时间喝酒对身体不好。”郝蕾专业性地回答道。

“可是我习惯了，再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我提出抗议。”姜维调皮地对郝蕾说道。

“抗议无效，依法驳回你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她摆出一副大法官的样子，严肃地瞪着他。

“好好，不喝就不喝。”姜维认命地顺从着她。

“这才乖。”郝蕾得了便宜还不卖乖，乘胜追击。

“先生小姐，你们点的餐点。”服务生轻轻地将牛排放到桌子上。“请您慢用。”礼貌性地说道。

待服务生走后，郝蕾才拿起刀叉，奋力地割着牛排。

只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招呼声。“嗨，姜维，好久不见啊，这么快就拐到女朋友啦？”姜维头也不抬，他怎么会不知道来者何人？不就是那个自称诸葛亮的秦玄吗？

“咦，你怎么不理我，不为我介绍这位小姐吗？”秦玄恭敬的说着。

“你最近是不是皮痒？”姜维对他的话冲耳未闻，当他不存在。

郝蕾好奇地看着秦玄，对他眨了眨眼。

和他认识也有两个星期了，她还不知道他有这号朋友呢。

“哇，美女，在下秦玄，很高兴认识你，可否有幸与你做个朋友？”秦玄伸出手，不断地试探着他的占有欲。

“她不高兴认识你，你也没机会和他做朋友。”正在郝蕾伸出手想和秦玄握手时，姜维一把打掉秦玄的手，搂过郝蕾，不许他接近。

“你。”郝蕾对他的行为很不满。

“就是啊，不要这样嘛。”秦玄仍然不死心地对郝蕾笑道。

如果他不是自己的好朋友，他保证自己一定会从上前去杀了他。敢动他的女人？活腻了。

“闭嘴。”姜维不悦地道。“你想知道我有多讨厌你那张嘴吗？要不要试试看？”姜维压抑着怒气，对着秦玄吼道。

“试？那就不必了。”他可不想因为个女人英年早逝啊。

“那就请吧。”姜维做出一副送客的样子。

“那，美女，我们后悔有期了。”秦玄露出一抹笑容，大步离开了餐厅。他头一次看见姜维这么重视一个女人，看来他马上要当干爹了。

“刚才那个秦玄是……”郝蕾好奇地问着姜维，没有注意到他脸上未消去的愤怒。

“疯子，不许想他！”姜维他的脸色迅速一沉，眼底窜上怒气。该死，那个疯子都走了，她竟然还想着他，看来他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一旁天真的郝蕾殊不知他的怒气已经烧到她的身上来了。

第八章

第八章

“你刚才是故意的！”郝蕾撇撇嘴，逞凶斗恶道。

“哪有？”姜维笑嘻嘻地否定了。

“没有？你当着这么多的人向我求婚，要我怎么拒绝啊？你明明就是故意的！”郝蕾扬起小拳头，在他的面前耀武扬威。

“那么如果刚才没有人，你就会拒绝我是不是？”姜维昂起脸迎视着她的眼睛，原本充满柔情的双眸，霎时换上冷冽的杀气。

“我……不是……”郝蕾被他突来的杀气吓得魂飞魄散，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单薄的身子不停的颤抖。

“还说不是，你刚才是这么说的！你不想嫁给我？”姜维紧紧抓住她的肩，用力地摇晃着。

“不要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郝蕾害怕地推开他的手臂，他现在的样子好可怕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姜维仍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我……我……”郝蕾断断续续地说，却没说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告诉你，除了我，你不能嫁给任何人，要不我会杀了他！”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听得郝蕾冷汗直冒。

她竟然想拒绝他的求婚？她竟然敢？难得他一颗流浪的心愿意为她停留，愿意和她组成家庭，愿意和她共度一生，她竟然敢拒绝？

他要让她知道拒绝他的后果，他要让她后悔自己拒绝他！

“我们回去。”姜维没有拉着她的手，没有搂着她的腰，没有柔情，没有温柔，将她丢进了车子里，唯一有的就是冷漠。他发动引擎，带着她离开了公园，飞驰在公路上。

一路上，姜维都没有说话，郝蕾静静地看着他冷冽的表情，她知道这次她真的惹他生气了，而且非常生气。她后悔自己不应该说他的不是，毕竟自己也是自愿答应他的求婚的，她不应该再故意捉弄他，不应该的。

可是现在说不应该都晚了，姜维已经怒火中烧，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了，他要好好摧残她，让她知道惹火他的下场。

一旁不语的郝蕾一点都不知道，她的末日即将来临。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姜维独自开着车，眼睛看着车外，脸看都不看她一眼。

而郝蕾则是低着头，想着过会儿要怎么向他道歉，他会不会原谅自己，她时不时偏头看看他，可是他却没有看她的意思。

他真是被自己给气死了，从认识以来，他从来都没有对她发过那么大的火，没有生过那么大的气，看来她今天的日子不好过啊。

何止不好过啊，郝蕾想都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姜维很快就要引发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灾难了，很快就要到来了。

到家之后，姜维没有搭理郝蕾，一个人走进家中，身子一瘫，跌坐在柔软的沙发中。没有表情，没有感情，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中。

“对不起，我刚才……”郝蕾鼓起勇气，既然是自己错了，就要道歉。

“把衣服脱掉。”姜维冷着脸说道，脸上再也没有平时的温柔了。

“维，别这样。”郝蕾意识到姜维的想法后，害怕地直往后退。

“别这样？你要为你做的错事承担后果。”姜维站起身，动手脱了身上的外套和裤子，直逼郝蕾。

“不要……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了。”郝蕾害怕地摇了摇头，害怕地继续往后退。

“是你让我生气的。”姜维赤裸着身子，抱着她进了卧室。

“不要这样。”郝蕾拼命地挣扎着，可是没有任何用处。

“为什么拒绝我？难道你说的话都是骗我的？”姜维对郝蕾吼道，将她重重地扔在床上，双手压着她，让她没有办法逃脱。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别这样对我。”郝蕾抽噎哭泣着。

她好怕，她好怕现在的姜维，现在的他没有感情，没有温柔，有的只是残酷。

“来不及了。”姜维冷冷拧起眉，拉开她的双腿，用力地冲击着她毫无准备的身体。

郝蕾悠悠地闭上眼，干裂的唇苦涩地上扬。她默默地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到这个残酷的撒旦。

姜维不顾她的反映，不顾她的感受，仍然强烈地冲击着她，知道自己发泄完对她的怒气，才抽离她的身体。

完全没有感情的性爱，使郝蕾苦涩地流下了眼泪。

无视于她的眼泪，姜维迫使自己不去看她，不去爱护她。

他穿上衣物，丢下空的绒布盒，开车离开了别墅。

静静地听着车子远去，郝蕾伤心地躺在床上，下体传来疼痛远不止来自内心的疼痛。

终于，她的梦醒了，她的梦彻彻底底地醒了。

拖着疲惫的身子，郝蕾从衣橱中拿出属于她的衣物，放进行李箱内。

梦醒了就要起来，她要离开，离开这个让她快乐，让她幸福也让她痛苦，让她绝望的地方。

她要离开，离开那个摧残她的男人。

一切都结束了，都结束了，他不再爱她了，就因为自己拒绝了他，自己无情地拒绝了他。但他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解释，她真的想告诉他，其实她只是和他开玩笑的，她真的好爱他，好想嫁给他，可是……

郝蕾吃力地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姜维的别墅。从现在起，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他，不再去念他。她已经失去他了，永远地失去他了。

拦了一辆出租车，郝蕾没有犹豫，回到了江水盈的住处。

打开大门，发现江水盈不在，也许她上班去了吧。

一个人将沉重的行李搬到二楼也不是见容易的事，郝蕾感觉自己的手臂又酸又疼，都提不起来了。好不容易，她才把行李搬到自己的房间。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边，打开行李箱，衣物的上面有一张她和他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她和他去海边的时候照的。

那天阳光很明媚，风也很和煦，一切都是那么让人心旷神怡。

他带她翘班来到海滩，他们脱了鞋子，手牵手，光着脚在沙滩上散步，羡慕死其他在沙滩上的情侣们。他们看起来是那么般配，那么郎才女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带她去吃冰激凌，去吃刨冰，去吃酸梅汤，去吃她想吃的东西。

他带她去滑水，去游泳，去体验大自然的拥抱。

最后他和她在一块很大的礁石上，拍下了这张照片……

泪，早已占据她忧伤的眼眶，泪，早已滑下她柔美的脸庞。一切都结束了，他不会再带她去海滩吃刨冰，拍照片了。

她转身倾倒在床上，抱着绒毛熊，失声痛苦。

不知道哭了多久，她就慢慢地睡着了。只有睡觉的时候她可以不想他，她真的很想一辈子都不要醒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声音，蒙蒙胧胧睁开哭肿了的双眼，企图看清楚眼前的人。

“蕾儿，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江水盈摸摸她的额头，将她整个人抱在怀里，试图让她平静。

“水盈姐。”她看清楚来者何人后，不顾一切地扑倒在她的怀里，放声痛哭。

“怎么，蕾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是不是姜维他欺负你了？”江水盈心痛的搂着她。

“我……”郝蕾抽泣着把事情地经过说了出来。

“他怎么可以这样？你只不过和他开个玩笑罢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他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他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江水盈激动地吼道，他竟然伤害了自己最疼爱的蕾儿，他好残忍。

“别这样，水盈姐，这只能怪我自己不好。”郝蕾闭了闭眼睛，然后皱了下眉头。

“这么怎么能怪你？不行，我要去找他，找他讨回公道！”江水盈起身去找他，却被郝蕾拉住了。

“不要，不要，水盈姐，不要。”郝蕾苦苦哀求着她。

“蕾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他竟然敢伤害她，蕾儿是多么好的女孩啊，他竟然忍心伤害她？

“不要，水盈姐，我不想再和他有牵连了。”郝蕾死命地拉着她的衣服，不让她去找他。

“可是。”她咽不下这口气啊。

“我求你了，水盈姐，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去找他好不好？我求你了。”郝蕾哭得梨花带泪，好不悲惨啊。

“算了，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不勉强你。”她放弃了。

“谢谢你。”郝蕾松开她的衣服，软倒在床上。

“你休息一下，我去煮晚餐，过会儿我来叫你。”江水盈疼爱地抚摸她的脸颊，她看来好忧伤啊，她一定很痛苦吧。

“好。”郝蕾闭上眼睛，一颗苦涩的泪从眼角流出。

可怜的蕾儿。

“蕾儿，起来了，吃晚饭了。”江水盈拍拍她的肩膀，轻轻地叫唤着。

“水盈姐啊，我马上来。”郝蕾翻了个身，穿上衣服，往卫生间走去。

“那我先下去了，你快点来噢。”江水盈迈着沉重的脚步下了楼。

等江水盈走后，郝蕾打开卫生间的门，靠在门上，苦涩地扬了扬眉。

好了，下去吧。

“水盈姐。”郝蕾走下楼，拉开凳子，坐在餐桌旁。

“你下来啦，我们要开饭喽。”江水盈勉强露出一抹笑容。

“好。”郝蕾故作轻松，拿着筷子，兴奋地说道。其实她和江水盈都知道，自己的心正在下雪，只不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罢了。

“给。”江水盈盛了一碗饭，递给了郝蕾。她看上去比刚才好多了，至少已经基本恢复了，可是她……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不客气喽。”郝蕾皮皮地眨眨那肿起来的双眼，样子说多怪就有多怪。

“你……你打算以后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她打算乘现在郝蕾伤心的时候一起问掉，免得以后她都释怀了，自己再问题，会勾起她的痛苦。

“我，我明天就去电台辞了工作，然后去你的服装店帮忙。”郝蕾淡淡一笑，她知道江水盈的意思，她不想让她担心。

“那也好，就这样吧。”江水盈低头看着碗里无味的白米饭。

“刘主任，这是我的辞职信，请你过目。”郝蕾双手递上她打了一夜的辞职信，看着正坐在沙发中的刘惠民。

“辞职信？你好好的干嘛要辞职？”刘惠民对她的行为很不解。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郝蕾不想让这件事成为众所皆知的事。

“这样啊，那，好吧，不过如果你后悔的话，随时来找我，说实话，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人才。”刘惠民可惜地看着她。

“谢谢你，刘主任，谢谢你对我的关心。”郝蕾感动地握紧他的手。

“那你以后要好好保重了。”刘惠民松开右手，拍拍她的肩膀。

“好的，那我先走了。”郝蕾拿起沙发上的皮包，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傻女孩，电视台这么好的工作，好多人抢着进来都没机会，她竟然要辞职，真是可惜啊。她是个人才，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失去她，对电视台来说是个损失。

解决了工作的问题后，郝蕾觉得自己一身轻松。

她到市区的商店街逛了一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才决定回家。

而另一方面，一夜没回家的姜维，一回到家发现郝蕾不在后，随即开车前往江水盈的住处。正巧，郝蕾一大早就去了电视台辞职，加上一下午都没有回来，所以江水盈就骗他郝蕾没有回来过，为了配合，她还作出一副担心的样子，使姜维不得不相信她的话。

姜维在江水盈的家中等了一整天，直到黄昏，才肯相信郝蕾没有回到江水盈的这里，孤单落魄地离开了江水盈的住处。

就在他走后的两分钟后，郝蕾回来了。

“蕾儿，你回来了？刚才看到姜维了？”江水盈听见开门的声音，就冲上前去，询问道。

“没有，他来过？”郝蕾不在意地问道。

“是啊，刚走，我还担心你遇到他呢。”江水盈叹了口气，老天真是帮忙啊。

“知道了，我先上去了，吃饭叫我。”郝蕾提着皮包，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

“可是，我看……”她还没有说完，郝蕾就消失在楼梯口了。

“唉，真是的。”江水盈无奈地叹气。

隔天一早。

“总裁，‘快乐宝宝’的主持人郝蕾昨天已经辞职了，那现在主持人该让谁担任呢？”一早刘惠民就来到总裁办公室，因为那个节目一直都是总裁亲自制作的，所以直接来问他比较好。

“你说什么？”姜维从大堆的文件中抬起头，不敢相信刘惠民的话。

“我说郝蕾昨天已经辞职了，以后主持人该让谁来担任。”刘惠民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

“你说她辞职了？”姜维再次重复着。

“是啊。”刘惠民以为总裁的耳朵不好呢，他都说了这么多遍了，他竟然刚刚听明白。

“谁准的？”姜维拧起眉毛，冷冷地问道。

“是我准的，总裁，怎么了，有问题吗？”刘惠民没有注意到姜维的变化，仍然不怕死地说道。

“你准的？谁给你的权力？谁让你准她辞职的。”姜维对着他吼道。

“可是也没有人说不能让她辞职啊，再说我是人事部的主任，我不可以接受她的辞职吗？”刘惠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你……”姜维被他给打败了，亏他还是人事部的主任呢。

“总裁，我……”刘惠民这才意识到事情不是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算了，你出去吧。”姜维挥挥手，示意让他一个人静静。

“姜大哥，听说那个女人辞职啦，她这么绝情啊，还是我好，来嘛。”刘惠民刚走，汪佩妮就冲了进来。

姜维苦涩地按了按太阳穴，他觉得他的头好痛。

“既然她不要你，那你就和我在一起吧。”汪佩妮努力地说服他。

“给我滚！”他的脸上都是肃杀的冷漠气息。

“不要这样子嘛。”汪佩妮不死心地摩擦着他的身体，想乘她不在，能勾搭上他。

“我叫你滚没听见吗？”姜维的眼中射出两到骇人的杀气，方圆百里大概都已经成为冰的世界了。

“你。”汪佩妮不敢相信，他竟然还会拒绝她。那个女人都已经走了，她还是不能侵入他的内心。

她恨她，她狠她，她在的时候，她不能占有他，就连她走了，她还是不能占有他，都是她，要不是她，她早就能成为总裁夫人了。

她要毁了她，彻彻底底地毁了她！

汪佩妮峥嵘的脸庞，透出无限的恨意，让人觉得好可怕。

“喂，威哥，我想请你帮个忙行吗？”汪佩妮甜甜地撒娇道。

“我想请你帮我毁掉一个女人……”此时的汪佩妮可怕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那就先谢谢你啦。”太好了，过了明天，姜维就是她一个人的了。

再也没有人和她抢姜维了，从此，姜维就是她一个人的了，一个人的，哈哈哈哈哈。楼道里传来一阵阵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怎么一大早她的头就感到晕晕的？是不是病了？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啊？郝蕾一早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对劲，以为自己昨晚太晚睡了，所以早上没精神，或是患了感冒，咳嗽这种小病。

她拿出体温计，量了半天。没有啊，她没有发烧啊，那怎么她总觉得难受呢？

没有多理会身体上的不适，郝蕾爬起来，套上外套，下楼找东西吃。

“噢，蕾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江水盈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就知道郝蕾已经起床了，没有意识到郝蕾的不舒服，她仍然煎着锅子中的鸡蛋。

“是啊，睡不着了。”郝蕾揉揉眼，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喔，我今天不上班，在家中陪你，你去刷牙，我们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江水盈背对着郝蕾，没有看到郝蕾发黄的脸。

“我已经刷过了。”郝蕾疲劳地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喔，好了，吃早餐吧。”江水盈端来两盆鸡蛋，放在桌子上。

“蕾儿，你怎么了？”江水盈拍拍她的脸颊，她没有任何反映，下坏了江水盈。

“救护车，这里是……”江水盈赶忙打电话通知救护车，此时的她吓得六神无主了。

“蕾儿，不要怕，救护车过会儿就来。”江水盈搂着她的身体，不过这话不象是说给她听的，倒象是安慰她自己的。

没多久，救护车就将郝蕾和江水盈送到了医院。

她该不该通知他呢？虽然蕾儿说过不想见他，可是，那天他来找她的时候，她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心她的，也许这一切只是误会。可是如果蕾儿醒来看到他的话，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的吧。算了，还是等蕾儿醒了再说吧。

蕾儿已经被送进去有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应该不会的，不要自己吓自己。蕾儿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江水盈等着等着就在抢救室外面的椅子上睡着了。

砰，抢救室的灯灭了，医生和护士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啊。”江水盈听见推门的声音，一下子醒了过来。

“医生，她怎么样了？”冲上前去，江水盈紧紧握住医生的手臂，没有一点放松的意思，她捏得医生感到阵阵的疼痛。

“这位小姐请放心，她已经没事了。”医生试图拉开江水盈紧捏的双手，平复她的情绪。

“那就好。”江水盈叹了口气，没事就好，吓死她了。

“不过你们也太不小心了。孕妇要好好补充营养的，她严重缺乏维生素，这对宝宝来说是很不利的。”医生对她没能好好照顾病人而指责着。

“什么？她怀孕了？”江水盈不能接受地问道。

“是啊，你们不知道吗？那怎么行，她怀孕两个多月了，还好早送到，要不孩子也保不住了，我已经给她打了维生素补充液了，让她好好休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以后要好好照顾她，不能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要不对母体的伤害会很大的。”医生自顾自地说道，没有注意到江水盈的有着杀人的冲动。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你。”江水盈送走了医生。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会的，不可能的，蕾儿怎么会？

江水盈坐在郝蕾的病床边，握着她冰冷的小手，她的另一只手正在吊着维生素的营养液。

她还这么小，她连自己都不能照顾，她怎么照顾孩子？

她会生下孩子吗？会不会打掉？

千千万万个问题萦绕在她的心中，她不知道郝蕾醒来后该怎么和她说，是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还是过几天她好一点再告诉她？

“水盈姐。”郝蕾疲惫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你醒了。”江水盈站起来，帮她扶好枕头，让她睡得舒服一点。

“我怎么了？”郝蕾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对劲。

“你没什么，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江水盈不忍心告诉她事情的真相。

“不会没什么的，水盈姐，告诉我实话。”郝蕾知道她绝对不会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晕倒的，她

一定有什么问题。

“你……你……”她还是没有办法告诉她实情。

“快告诉我，快说啊，我是不是病得很厉害？”郝蕾心急地摇晃着她。

“你没有病，只是……”她该不该告诉她？该不该呢？

“只是什么？”郝蕾抓紧她的肩膀，期待着她的回答。

“只是……只是你怀孕了。”还是告诉她的好，就算她今天不告诉她，她自己也很快就能意识到，所以，她宁愿自己告诉她。

天啊，她，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她竟然……

“你打算怎么办？”江水盈抬头问道，如果她不想要孩子就得快点打掉，要不时间久了，对她的身体不好。

“我，我要生下来。”郝蕾没有迟疑，她决定要自己独立地抚养孩子。

“你，你疯了，你才几岁？你连自己都不能照顾，还要把他生下来？”江水盈不能想像郝蕾竟然会这么想。

“我可以的，再说你也会帮我照顾他的对不对？”郝蕾淡淡一笑，想告诉江水盈，她很坚强。

“我当然会，可是，可是……可是孩子毕竟要个父亲啊，你想让他和我们一样吗？”江水盈从小就没有父母，她可以了解没有父母的孩子是很可怜的。

“不会啊，他怎么会象我们？他虽然没有父亲，可是还有我这么母亲和你这个干妈啊。”郝蕾平复着江水盈激动的情绪。

“可是。”江水盈无语了。

“不要可是了，我决定了。”郝蕾振作的对她一笑。

第九章

第九章

阴森潮湿的小巷中。

“真的要这么做吗？”一名染着耀眼的金黄色头发的男子看着身旁比他高出一个头的高大男人，敬畏地问道。

“怎么，怕了？”高大男人讥讽地用眼角看着他，眼神中透露出看不起的神情。

“没有，怎么会呢。”金发男子扳了扳手指，看他的样子就是要打架的模样。

“记住，要好好教训那个女人，不要留下证据。”高大男人精明地命令着，从他的语气里，可以知道他根本就不相信他。

“老大放心，我绝对不会留出马脚的。”金发男子自信地拍着胸脯道。

“那就好，今天晚上七点，在这个地址……”高大男人周密地讲述今天晚上的行动。

“小心一点。”高大男人瞪着他。

“老大放心，我一定会搞定的。”他刚说完，高大男人就离开了。

“嘿嘿，有甜品吃了。”高大男人离开后，金发男子就放声大笑，好不容易在老大面前立功，他可不能搞砸了。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走吧。”江水盈拿起从家中带来的干净衣物，放在郝蕾的床前，让她换掉医院的病人服。

“谢谢，水盈姐。”郝蕾感动地拿起衣物，朝换衣间走去。

而江水盈则是乘郝蕾去换衣服的时间，把医生开的药片和维生素都理好，一并发进手提袋。

“我好了，我们走吧。”没多久郝蕾就已经穿戴完毕，她看起来还是那么没精神，看来自己以后还得给她好好补补，看她瘦成那样，会影响宝宝的发育的。

“好，走了。”江水盈将医院的病人服还给护士后，拦了辆出租车，带着郝蕾和她那未出生的干儿子回到了家中。

“记得医生和你说过什么吗？医生让你好好休息，多吃点蔬菜，你怎么一点都不吃啊？”江水盈夹了一棵青菜放进郝蕾的碗里。

“我不想吃青菜嘛。”郝蕾把青菜夹到江水盈的碗里。

“不行！孩子是你决定生下来了，你就要好好补营养，我可不想再有昨天的事发生，一定要吃！”江水盈再次将青菜夹进她的碗里，这次郝蕾没有反抗，一口一口地吃掉它。

“这才乖。”江水盈满意地看着她，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我明天就去你的服装店打工好吗？”郝蕾放下碗筷，正色地道。

“不行！你都这样了，怎么可以再上班？”江水盈发觉她真的不是普通的烦人，一会儿不肯吃菜，一会儿要去打工，她要被她打败了。

“为什么？你说好让我去的。”郝蕾不悦地皱起眉。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有孩子，有孩子的人就要好好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要做。”江水盈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

“可是如果我没工作，我们怎么生活啊？”郝蕾担心自己没有经济能力照顾自己。

“钱的方面我会解决，你就安心地呆在家中吧。”她不认为她们的经济有问题，好歹这几年来

她的服装店生意一直很好，也有很多积蓄，足够撑到孩子出生。

“可是……”郝蕾总觉得她自己亏欠江水盈的太多了，她不好意思再让她照顾自己了。

“没有可是，就这样。”江水盈起身收起碗筷，往厨房走去。

算了，她不让自己去服装店打工，她可以偷偷找其他的工作啊。

“水已经开了，去拿奶粉来，要喝牛奶了。”江水盈拿着水壶，对着郝蕾喊道。

“知道了。”郝蕾把从医院里带回来的奶粉递给了江水盈。

“喝。”江水盈将冲好的孕妇奶粉拿给郝蕾，看着她喝光。

“好了，可以去睡了，很晚了，我的干儿子要休息了。”江水盈推着郝蕾上了楼。

扶着她睡好，正想离开时，却被郝蕾拉住。

“怎么了？”江水盈坐回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

“我是不是很讨人厌？”郝蕾低沉着头，不开心地看着被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江水盈笑咪咪地看着她，虽然有的时候她是烦人了点，可是自己很喜欢照顾她的感觉。

“可是我经常都会麻烦你，就象今天。”郝蕾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傻瓜，我照顾的是我的干儿子，顺便照顾你，所以你不用感到难过。”江水盈安慰着她，她真的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这种想法，真是的。

“我想求你一件事。”郝蕾阴郁的沉下脸。

“什么事？”

“你不要把孩子的事告诉姜维好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郝蕾抓紧她的手，神情中充满了恳求。

“好，我不会告诉他的。”江水盈轻轻抚摸着她的额头，象一个母亲安慰她的孩子一样。

“一定不要告诉他喔。”郝蕾伸出自己的小手指。

“一定不告诉他。”江水盈将自己的手指勾上她的，允诺着她。

“谢谢。”郝蕾感动地捏紧手指。

“乖，睡了。”江水盈摸摸她的头发，离开了她的房间。

咚咚。她才刚下楼，就听到敲门声。

缓缓地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姜维高大的身影。

“你一定知道蕾在那里的，告诉我，求你告诉我。”姜维一进门就抓住江水盈的肩膀，恳求着她。

自从她走了以后，他才真正的知道自己错的好厉害，他不但赶走了她，也赶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死的男人，竟然还敢来找她？他不知道蕾儿被他害的有多惨吗？

“告诉我。”姜维不悦地挑起眉毛。

嘯。楼上传来很轻微的声音，大概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该死，她得快点赶走他，在他没有发现之前。

“你走吧，我要睡了。”江水盈把他赶出去后，锁上了门。

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他一定会让她告诉他的。

姜维驾车离开了她的住处。

“就是这里了。”金发男子手里拿着宣传单和沐浴产品，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慢慢地接近着目的地。

“哈哈。”男子一阵冷笑后，按下了门铃。

“怎么又回来了。”江水盈还来不及上楼去告诉郝蕾，就听到铃声又一次响起。

“你好，我是来宣传产品的。”金发男子在她未开口之前，就抢先开口。不过依照照片上来说，她不是那个大哥要解决的女人，那个女人应该在屋里，他要快点解决。

呼，还好，不是他，吓死了。

见她没有什么反映，金发男子便继续介绍道。“这是我们公司新出品的沐浴露，很适合年轻女孩的，你要不要闻闻看，很香的。”

没有多想，江水盈便打开了铁门，当她正想接过金发男子手中的沐浴露时，金发男子一把将她的手钳至她的背后，恨恨地用手侧向她的颈部敲去。江水盈刚反应过来，却已经被他给击昏了。

同时，姜维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听到很轻的声音，而那之后江水盈就急忙把他赶走了，莫非……

不行，他要回去问清楚。

姜维立马将车倒了回去，往反方向驶去。

“那个女人应该在楼上吧。”金发男子推开晕倒的江水盈，迈着缓慢的脚步朝二楼走去。

来到二楼，他发现三个房间。没关系，他有时间一个一个房间找。他推开最左边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人，显然是楼下那个女人的卧室。然后走向中间的房间，推开门才知道这间只不过是书房。

“那就是这间了。”金发男子邪恶地笑着。

他缓缓地转动把手，发现门没有锁，便推开了门。

放眼望去，在阳台边上的床上，他看到了那个女人。

哈哈，终于找到了，找得他好苦啊。

粗鲁地拉开她身上的被子，将她从床上拉了下来，使她狠狠地落到了地上。

被突如其来的撞击震醒的郝蕾，睁着大眼，看着眼前的金发男子。

“你是谁？”郝蕾下意识往角落里移，她不记得自己认识这种人，更不要说是得罪他了。

“你没必要知道。”金发男子斜眼看着她。

“水盈姐。”郝蕾大声喊着，她不知道江水盈怎么会让他进来的，难道……

“不用叫了，她早就被我摆平了。”金发男子缓缓地向她走来。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郝蕾拼命地摇头，往后退，可是，她已经没有路可退了。

不可以，他不能打她，她有孩子啊，她不能让他伤害到孩子，不能，绝对不能。她对姜维的想念都只有这个孩子了，她不能失去孩子，不能。

她一定要保住孩子，一定要。

金发男子一把拉住她的头发，用力甩了她一巴掌。脸上的痛楚一下子蔓延整个身体，痛得她流下了眼泪。

“不要，不要。”郝蕾猛的推开他，往一楼逃去。不要，她不能失去孩子，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

“妈的，臭婊子，敢推我？”金发男子立刻追上前去。

“来人啊，来人啊。”郝蕾一边逃，一边喊，希望有人能来救她和孩子。

金发男子猛地往前侵，将她压在沙发上，再次甩了她两巴掌。

“妈的，逃，我让你逃。”他一把扯破她的睡衣，露出诱人的曲线。

“不要。”郝蕾绝望地闭上了眼，苦涩的泪滑出眼眶。

“啊。”随着金发男子的惨叫声，郝蕾睁开了泪眼模糊的双眼，看着眼前来救她的人。

“蕾，蕾，你没事吧。”姜维心疼地搂紧她，感觉她在怀里不停地颤抖。

“不要，不要，不要打我，不要！”郝蕾害怕地叫道，泪水止不住地留。他心疼地拥着她，任她在自己的怀里失声痛哭，把所有的恐惧全部化为泪水发泄出来。“不要。”郝蕾最后大叫了一声，随即昏倒在姜维的怀里。

“蕾，蕾，醒醒，蕾。”姜维心中一阵酸楚，将她狠狠抱住低低的道。没有想到要送她去医院。天啊，怎么会这样，他不应该离开的。

他一定要杀了这个男人，他竟然敢这么对待她，他一定要杀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江水盈醒了过来。

“蕾儿。”她一睁开眼就看见姜维搂着郝蕾，而郝蕾却好像昏过去了。

“蕾儿怎么了？”江水盈心急的问道。

“她被那个男人打了，现在大概晕过去了。”姜维失魂地说道。

“被打，昏过去？快送她去医院啊。”江水盈失控地吼道。

“医院，医院。”姜维终于清醒了一点，抱着郝蕾飞奔下楼。

而江水盈也跟着他开车赶往医院。天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都是她不好，她不应该放那个男人进来的，都是她害的，蕾儿被打了？那孩子，那孩子会怎么样？老天保佑千万不要让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啊，蕾儿会受不了的，她一定会受不了的。她看的出来，蕾儿很爱姜维，而她和姜维分手了，能给她回忆的也只有孩子了，所以她不能没有孩子的，不能。

“医生，她怎么样了？”见灯灭了，姜维赶忙冲上前去，拉住医生的白袍，心急地问道。

“她已经没事了。不过她脸上有淤青，是不是被人打过？”

“对。”姜维老实地回答。

“这样可不行啊，虽然是打在脸上，可是如果用力过猛，是会敲击到腹部的。”医生认识这个病人，她才出院一天，怎么这么快又进来了？还有那个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小姐，正是她上次陪她来的。

“医生，你的意思是？”姜维糊涂了，就算打到腹部会有很大影响吗？

“你说什么啊？她是孕妇，怎么可以打到腹部？连碰都要小心，还打？你到底知不知道她怀孕了？”医生诧异地看着他，从他担心的程度来看，他应该就是病人的丈夫或是男朋友，怎么会不知道？

“你说什么？”姜维揪起医生的衣领，瞪大眼睛，勃然大吼。

“你放开他，我说。”一旁沉默已久的江水盈终于开口了。当她听到医生说蕾儿没事的时候，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姜维放开医生，医生和护士们赶忙逃开。

“到底怎么回事？”姜维走到江水盈的面前，低着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她。

“蕾儿怀孕了，两个月了，前天查出来的。”江水盈平静地说道。

“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告诉他？

“通知你？你前几天才和蕾儿分手，你要我通知你？”江水盈好笑地看着他。

“我没有。”他没有说过要和她分手。

“可是你那么对她了。”江水盈无情地指责他。

“我知道是我不对，所以我马上来找她了，我真的爱她啊。”姜维心酸地说道。为什么她要怀疑他的真心呢？那天的事的确是他不对，他不应该这么对她，他知道错了，可是她为什么不给自己解释的机会呢？

“我也知道你爱她，可是她不知道啊，她也许不会原谅你的。”看着眼前的鸳鸯就这么被拆散了，她也不忍心啊。

“为什么？”姜维不解。

“你已经知道孩子的事了，蕾儿不会希望你因为孩子而和她结婚的。”江水盈根据对郝蕾的了解，做出判断。

“你是说……”姜维不能理解，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

“没错，她不要你为了负责任而娶她。”江水盈了解她，知道她会。

“天啊，她怎么会？”姜维真是后悔，后悔自己不应该逼走她。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江水盈拍拍他的肩膀，试图安慰他。

“那……”他没有办法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

“一切都只有她醒来了再说。”

“你是怎么搞的？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吗？现在怎么会弄出这么多麻烦？那个人被姜维抓住了，迟早会被他知道的，到时候我们都别想活。”汪佩妮大发雷霆，真是后悔为什么要找这种人。

“我怎么知道，谁叫他没用。”高大男人也非常着急。姜维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听说他有个朋友是黑道大哥，一句话就能让他归西。这个汪佩妮也不好，如果她早说那个女人是姜维的人，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动啊，真是害死人了。

“那你不会找个有用的人啊？”汪佩妮大叫道。

“那你干嘛找我？妈的，都是你，要不是你没说那个女人是姜维的人，我怎么会得罪他？老子豁出去了，反正都是死，你要陪我一起死。”高大男人死瞪着汪佩妮。

“你这是什么意思？”汪佩妮感到不妙，难道他……

“我要去告诉姜维是你指使我的，这样我可能还有活路。”高大男人威胁着汪佩妮，现在对他来说，再多的钱都没有用了，只要姜维能放过他。

“你，你怎么可以？”汪佩妮被他的话吓得六神无主，要是他真的去告诉姜维，那她不是死定了？不行，绝对不行。

“我怎么不可以？都已经走到绝路了，当然要为自己考虑啊。”高大男人自私地扔下汪佩妮，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有时间去理她？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不要告诉姜维，求你了。”汪佩妮跪在地上，恳求高大男人放她一条生路。

“帮你？那谁来帮我？”高大男人甩开她，欲离开。

“不要，不要走，求求你，求你不要告诉他。”汪佩妮抱住他的脚，硬是不让他走。

“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做？”高大男人居心叵测地看着她。

“是，是，我什么都答应你。”汪佩妮猛点头。

“好，那你今晚就好伺候我。”他粗鲁的大掌罩住她硕大的乳房，用力的探着，无视汪佩妮的惊叫和挣扎，望着她的神情既得意又淫邪。

“哈哈，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走了。”高大男人作势离开。

“不要走，我要，我要。”

不久以后，高大男人穿好衣物，正要离开时，汪佩妮叫住了他。

“你答应我了，不要告诉他啊。”汪佩妮拉好被单，确认地问道。

“我有答应你吗？”高大男人转过头，看着那个全裸的汪佩妮。

“你，你怎么可以？”汪佩妮没有想到，自己陪了他上床，他竟然翻脸不认人，太过分了。

“我怎么不可以？事实上我的确没有答应啊。”高大男人无赖地说道。

“可是……”汪佩妮现在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就算我答应了，我也没说不可以反悔啊。”高大男人笑着盯着她。

“你……无赖。”汪佩妮火大地骂道。

“贱女人！”他甩了汪佩妮一巴掌，转身离开了宾馆。

“不要，不要走，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整间房间就只剩下汪佩妮的哭叫声……

姜维静静地坐在办公室内，没有开灯，周围一片漆黑。

“怎么又不开灯？”门被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伟岸的男子。

那个男子双手优雅地插在口袋中，光从他的黑影就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个大帅哥。

“玄，查得怎么样了？”姜维答非所问，这几天，他为了找出伤害郝蕾的人，不惜动用黑道的人力。

“是徐威和你那狗皮膏药汪佩妮。”秦玄拿出一叠资料，递给姜维。

“是汪佩妮指使徐威的？”姜维眯起眼，浑身都充满了杀气。

“没错。唉，话说一点都不错，女人啊，真是可怕，女人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还是不要的好。”秦玄又搬出他那套女人可怕论想来净化姜维的思想，让他不要沉迷与女人之间。

“够了，我知道了，你顺便解决他们。”他可受不了秦玄的唠叨，他的心中女人也都是不值钱的，可是郝蕾除外。郝蕾不但很值钱，而且可以说是希世珍宝啊，她对他来说真的是很珍贵，没有人可以从他身边抢走她。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秦玄到想看看，郝蕾对他到底有多重要。

“杀无赦。”姜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给周围的空气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杀气。

“这么狠？”他果然猜对了，他会杀了他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姜维及时感到，他的女人和儿子都要命送黄泉了，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就这样，没事我走了。”姜维从皮椅上站起来，离开了电视台。

“这个家伙，竟然比我先走？”秦玄不服气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他的眼前，他八成是去医院，经过这件事，他每天都陪着郝蕾，只有等郝蕾睡着了，才会到这里来办他要办的事。

来到医院，已经是早上七点了。也许，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醒来也是件幸福的事。姜维默默地坐在郝蕾的床边，看着她无忧无虑的睡颜。白嫩的脸庞，赧着羞涩的嫣红，这一刻的她，美得像首诗，美得像幅画，让人想小心呵护地珍藏着、保护着。可是他却没有做到，他让她受到了伤害，差点还失去了自己的骨肉。

想到孩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笑容，那笑容好和谐，好温暖，他有孩子了，他和她的孩子，他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不禁，他的笑容加深了。他要尽快和她结婚，他要一辈子守在他的身旁，永远都不离开她。

将她的手抵起，放在脸庞上，不断地摩擦，温柔尽收眼底。

“维。”郝蕾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握着，于是睁开眼，看到了他温柔的一面。“你没有回去？”郝蕾干涩地舔舔唇，她好渴。

姜维倒了一杯水，托着她的后脑，喂她喝下水。

“对不起，都是我不要，我那天太冲动了，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姜维自责得将脸埋进她的手心。

“不要这样，其实我也有错，我不应该拿你的感情开玩笑。”郝蕾撑起他的脸，温柔地吻上他的唇。

接替她的主动，他霸道的舌尖窜入她贝齿间，和她的香舌诱惑交缠，给了她一个热情免费的早安吻。

“那么我们的婚礼？”姜维试探地问她。

“就算要继续也要等我的身体好了啊，你总不会想让我在教堂里昏倒吧？”郝蕾摸摸他的脸庞，依偎进他的怀里。

“你说的是真心的？你真的愿意原谅我？你真的还愿意嫁给我？”姜维激动地搂紧她，他好像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郝蕾从衣服里拉出一条链子，链子上挂着他那天送她的戒指。她将戒指侧过来，让姜维看到一行很细小的字：深爱的维。“这是我离开你家后找了个雕金师傅为我刻的，因为那是我深爱的维送给我的戒指。我知道，即使你不要我了，我还是会爱你，不可能改变的爱你，

这一辈子都不能改变了，所以当我知道我有了你的孩子之后，毅然决定要生下他，因为我爱你，好爱你，我要为你生下他。”

第十章

第十章

“蕾，你说的都是真心的？”姜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竟然会这么爱他，而该死的他竟然无情地伤害她。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等我的身体好了，我们就结婚。”郝蕾感到自己好幸福，有这么爱她的男人，还有他们的孩子。

“太好了。”姜维附身前侵，将郝蕾紧紧抱在怀里。

“维。”郝蕾攀上他的脖子，将自己的唇送到他的前面。

姜维低吟着，缠绵地舔吻她诱人的唇瓣，两人越吻越激烈。漾开更深情的笑容，以指尖爱怜地轻点她的红唇。男子粗嘎的喘气声回荡在她耳畔，炙热的体温如烈火驱散冰寒，熨烫了她的心，郝蕾急喘着气，臻首靠在他的肩窝，沾染情爱的红唇泄漏出刚刚那一吻是扣人心弦、憾动心魄的。

姜维动手脱去郝蕾的衣物，让她温柔的曲线贴着他健硕的躯干缓缓滑落地面的举动，让她羞红了绝丽的容颜。

“不行，维，这里是医院，会被人看到的。”她美丽的女性区域宛如盛开的玫瑰，正对着他昂然挺直、颤动不已的欲望，这样的毫无屏障让她浑身战栗又惶恐，

“不会有人进来的。”他捉起她的双臂环住他的颈项，仰首吞没她红润的樱唇，带着焰火的巨掌揉弄着她柔嫩的娇躯，在她身上点燃一簇又一簇的火焰。

“啊。”灼热的坚挺不停地在她的体内奔驰着，炙热的种子滋润了她的一切。

“累吗？”姜维体贴地让她平躺在床上，替她垫好枕头，亲了亲她的额头，将她额头上的汗一一吻去。

“我刚才都忘了我们有宝宝了，不能再让我们这样疯狂了。”郝蕾羞红了脸，低着头小声地说。

虽然她很小声，但是姜维还是听到了。是啊，她已经有宝宝了，自己不能在和她做激烈运动了，如果伤害到小宝宝就不好了。看来以后，他要禁欲八个月了，真是苦不堪言啊，看着心爱的女人不能爱是很痛苦，很难受的，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住。

“好吧，为了你，为了宝宝，我只能委屈一下，做个临时太监总管了。”姜维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逗的郝蕾嗤笑连连。

“好吧，真是难为你了，我的总管。”郝蕾捧着他的头，笑容漾在眼底。

“你是谁？”汪佩妮被一个男人粗鲁地拉下床，一屁股跌倒在地上。

“喔，我忘了介绍，我叫秦玄，是姜维的朋友，这次受他的委托来解决你的。”秦玄优雅地拨了拨头发，足以迷到一群女人。

“姜维？不可能，他怎么会让你来？”汪佩妮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

“这是事实，你伤害了他最在乎的女人，他可是火大得没法灭啊，你还指望他放过你？”秦玄好笑地斜视着地上的女人。

“不会的，不会的，姜维他不会那么对我的。”汪佩妮拼命地摇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空和你搞，反正我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去睡大觉，所以你说再多都没用的。”秦玄冷酷地拿出手枪，对准她的太阳穴。

“他说了什么？他要你怎么处置我？”汪佩妮看着她头上的枪，吓得快要昏过去了。

“杀无赦。”冰冷的字一个一个从秦玄嘴里说出。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汪佩妮吓得抱紧头，浑身颤抖。

“晚了。”说完，一声响彻天空的枪声落下，汪佩妮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显然，她已经死了。鲜红的鲜血不断的从她的头上流出，沾湿了她的全身，原本干净的白色内衣也被染成了红色。

“你不应该伤害郝蕾的。”秦玄轻视着眼前的尸体，嘲笑她的愚昧，可怜地以为可以用肉体来控制姜维，她实在是太愚蠢了。

自作自受，这种没有头脑只有胸部的女人不值得同情，简直是笨到了极点。

收起枪，秦玄看了汪佩妮的尸体一眼，转身离开了充满血腥的房间。

点了一枝烟，秦玄靠坐在车子里，静静的他没有一点动静，看他的样子，似乎在等人。

大概过了半小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走到他的车前，恭敬地鞠了个躬，低低地说道。“大哥，查出来了，徐威现在在码头，想连夜逃走，被兄弟们扣住了，要不要我们解决他？”男人弯下身，拿出打火机，帮秦玄点了一枝烟。

“不用了。”秦玄吸了口，接而吐出一个个烟圈。

“那大哥要怎么处理他？”男人收起打火机。

“我亲自去。”秦玄扔掉还没抽到一半的烟，发动引擎。

“大哥走好。”男人又鞠了个躬，目送秦玄离开。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我什么都没做啊，干嘛要扣留我？”徐威拼命地挣扎，他知道眼前的几个人都是秦玄的手下，秦玄是黑道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可得罪不起啊，他还想多活几年呢。他怎么不记得自己得罪过秦玄呢？没有印象啊，是没有啊。

“说那么多废话干嘛？我们大哥马上就到了，等大哥来了，你自己跟他解释吧，说不定他会放过你，可是依照惯例来看，你是没机会了。”一名男子恐吓着徐威。

不是他说，跟了大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哥亲手杀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看来这个男人一定是做了什么让大哥很生气的事，他是绝对不可能逃掉的，大哥一定会杀了他的。

“阿七，大哥会杀他吗？”另一名男子开口问道。

这个叫阿七的男子冷漠地笑笑。“当然会，不对，是一定会。”阿七更正道。

“啊，不要，求你们放过我吧。”徐威吓的六神无主，他们说的是真的？秦玄真的会杀了他？不会吧，他真的没有得罪过他啊。

“我没有得罪过大哥啊，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一定是抓错人了，你们还是先放了我在说吧。”徐威跪在地上恳求道。

“没用的，你不要耍花招了，有没有抓错过会儿不就知道了吗。”阿七不为所动，秦玄对他犹如再生父母，他绝对不能背叛秦玄。

“我求你了。”徐威做着最后的挣扎。

“你不认为直接求我比较有用吗？”秦玄冷冷地出现在码头，一步步走来，寒冷的气息比夜晚的海风还要冷冽。

“大哥好。”阿七等手下都对秦玄鞠躬问好，这下子，徐威才知道秦玄来了，太好了，他一定要好好求他，说不定他会放过他。

“大哥，求你，你放过我吧。”徐威抱着秦玄的鞋子，不停地恳求着。

“放过你？郝蕾要你放过她的时候，你怎么不放过她？”秦玄脸色霍地一沉，双眸寒光直射徐威。

“郝蕾？啊，你是。”徐威一下子明白过来，他想起来了，秦玄就是那个姜维的兄弟，唉，他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完了，一切都完了。

“没错，姜维是我最好的兄弟，你上次差点弄死他的孩子，你说，这笔帐怎么算？”他还想求情？门都没有。

“这，这是汪佩妮那个贱货让我做的，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姜维大哥的人啊，要不我向天借胆也不敢啊。”徐威低头痛哭着。

“你不用急，汪佩妮已经走了，不过你马上就可以去陪她了。”秦玄将手伸到大衣下，抽出枪。

“大哥，不要，不要，大哥。”徐威见秦玄拿枪指着，吓得尿湿了裤子。

“没用的东西。”枪声应声而落，徐威毙倒在地上。

“大哥。”阿七将手帕递上。

秦玄接过手帕，擦去手上的血迹。“这里交给你们了。”秦玄简短的命令后，开车离开了码头。

“是，大哥，你放心。”阿七恭敬地送秦玄离开。

夜晚，海风中充满了雪的气味，久久不散。

“嗨，我都帮你搞定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请我做伴郎啊？”第二天，秦玄一大早就来到姜维的住处，炫耀他的丰功伟绩。

“快了，下个礼拜一就举行婚礼。”姜维原本阴冷的脸，早已被幸福占据，已经不能自拔了。

“哇，你要幸福啊，我羡慕死你了。”秦玄故意逗着他。

“那你也早点找个女人结婚啊。”他怎么这么笨？对江水盈的热情攻势一点都没反映？难道……

“免了，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能象你这么幸福，找找这么好的老婆的。”他不是没感觉，他实在是不适合江水盈，她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他却是黑道分子，他实在不想把江水盈牵连进他的生活啊。

“这也是。”姜维放弃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儿子多大了？”他真想早点见见自己的干儿子呢，一定很可爱吧？

“三个月了。”一提到老婆和儿子，姜维脸上的笑容就更深了。

“唉，看看你的样子，花痴男，不和你说了，我都要被传染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秦玄起身离开了姜维的家。

“谁啊？”郝蕾从厨房走出来，现在的她整天呆在家里，江水盈和超级奶爸姜维都不准她去上班，她都快闷死了，所以没有办法，她就在家里让保姆教她煮饭，现在她的手艺有很大的提高，可是煮出来的东西还是很难下咽，虽然姜维每次都勉强自己吃下去，她真的好感动喔。

“是秦玄。”姜维搂过郝蕾的腰，闻着她头上的清香，他陶醉了。

“喔？是他啊，他最近怎么都不理水盈姐？害得水盈姐好伤心呢。”郝蕾生气地指责他。

“谁知道啊，不过下星期他们就能见面了啊，不要急嘛。”姜维摸了又摸准老婆因怀孕而更加丰满的身体。

“什么不要急？我都急死了，你倒是想个办法啊。”郝蕾嘟着嘴。

“办法倒是有很多，就看有没有用了。”姜维坏坏地笑着。

“你快说啊。”郝蕾被他的半吊子弄得急死了。

“让她带个舞伴去参加婚礼，如果秦玄爱她，那么一定不会让其他男人……”姜维咧嘴一笑，眸中平静含着捉弄的笑意。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你最聪明。”郝蕾抱着姜维的脖子，亲了又亲。

“我得快点告诉水盈姐，我下午就回去。”郝蕾兴奋地忘了她的准老公了。

“不行，你不能出去。”姜维不满地命令着。

“可是。”郝蕾气死了，他不让她去，那她怎么告诉水盈姐啊？

“那让她过来。”姜维真的是服了她了，真是笨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好聪明。”哈哈，这样不就得了？

“你找我来干嘛啊，蕾儿。”江水盈脱掉鞋子，朝郝蕾走来。

“找你当然有事。”郝蕾岔岔道。

“说吧。”江水盈认真地听着。

“你和秦玄怎么样了？”郝蕾关心地问道。

“还不是那样？他连电话都不接，气死我了，谁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江水盈沉默地低下头。

“我有个办法可以知道他爱不爱你。”郝蕾好心的提议着。

“什么办法？”江水盈焦急地握着郝蕾的手，她的幸福就全靠她了。

“简单，只要你……”郝蕾将她的计划全盘脱出。

“这样好吗？”江水盈不敢苟同，她怕万一秦玄生气她就完了。

“有什么不好？如果他爱你，那么你们以后就能在一起了，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早点知道，早点分手对你没有害处啊。”郝蕾开导着她。

“对喔，那我就冒这次险吧。”江水盈握起拳头，信誓旦旦。

祝福你成功啊，水盈姐。郝蕾在心中为她祈祷。

几天后，姜维和郝蕾的婚礼吸引了很多人的观赏，而郝蕾也暗地里通知了姜维的父亲和后母，他们也来参加了婚礼。

“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参加。”姜维将郝蕾拉进新娘休息室，气急败坏地对她吼道。

“我们是在教堂结婚，新娘是要父亲陪同的，可是我没有父亲啊，所以只能麻烦你爸了。”郝蕾不是没有看到姜维脸上的不高兴，可是他们父子的恩怨都已经二十几年了，也该有个了断了。“不行，我不同意。”姜维不悦地皱眉，他不要再看见他。

“那好吧，我们不要结婚了。”郝蕾赌上一把，赌他会妥协。

“你……”姜维要被她给气死了，她竟然拿婚礼来开玩笑。

没办法，他只能妥协，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尊严地彻底妥协。

“好啦，就一次而已，不要这么小气，乖。”郝蕾见自己的计划成功了，赶忙巩固胜利成果。

“就一次。”姜维宣告着。

“就一次。”郝蕾答应着。

“小维，蕾儿，我。”姜厉弘不好意思地踏进礼堂。

“爸，过会儿麻烦你了。”郝蕾圈住姜厉弘的手臂，对姜维阴沉的脸猛使眼色，要他一定要坚持，不许爆发。

“好，好。”姜厉弘老泪纵横，他知道儿媳妇说服了他，他同意自己参加婚礼就说明他没有以前这么恨自己了，太好了。

而这时，江水盈也挽着一个文雅的男人出现在礼堂。

坐在一旁的秦玄被她和那不知死活的男人气得脸都黑了。

该死的女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他，结果又去找个小白脸，不行，他不能让她得逞，她是他的女人，别的男人别想拥有她。

想到就做到，秦玄走上前去，拉着江水盈往礼堂外的花园走去。

江水盈没有意外，她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做的，太好了，他真的爱她。

“你想干什么？”江水盈故作害怕，甩开他的手。

“我想干什么？你不是说你爱我吗？怎么又去找了个小白脸？”秦玄此时的脸比猪肝还难看。

“哼，你又不爱我，我为什么不能再找个男人？我已经不年轻了，我只是想早点嫁人也错了？”江水盈忍住笑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有说我不爱你吗？除了你我谁都不许嫁！”秦玄生气地吼道。

“可是你也没说你爱我啊，再说了，你也没说你要娶我啊。”江水盈义正言辞。

“我……”女人就是麻烦，这么肉麻的

话，让他怎么说得出口啊？

“你不说就算了，我走了。”江水盈失望地想离开，他还是不说，不说他爱她，还是不说。

“别走，我爱你。”秦玄俯身印上她的柔唇，火热的吸吮着。

“嫁给我。”他还是说了，他还是告诉她，他爱她了，做人就要这样嘛，干嘛萎萎缩缩的？

“我也爱你。”江水盈听到秦玄的告白后，激动地搂住他，她好幸福啊，她相信，她一定能和郝蕾一样幸福，一定会的。

“喂，热恋中的伴郎，伴娘，我们要开始婚礼了。”郝蕾打断他们的温存，江水盈被她的声音吓得魂飞魄散。

“我们走吧。”秦玄搂着江水盈来到的礼堂。

随着结婚进行曲的伴奏，姜厉弘挽着郝蕾从门口缓缓地向圣坛走去，一步步接近很姜维。

终于来到姜维的身边了，姜厉弘轻轻地将郝蕾的手递给姜维，对郝蕾说道。“我的儿子交给你

了。”

姜厉弘离开了郝蕾，坐到一旁的观礼席，注视着这对新人。

姜维紧紧地握着郝蕾的手，来到牧师的面前。

“姜维先生，你是否愿意娶郝蕾小姐为妻，并在神的面前承诺无论任何情况都深爱着她？”牧师真诚地看着他们，真心地祝福着他们。

“我愿意。”姜维深情地看了郝蕾一眼，他发现，只要她在身边，就能让他忘掉寂寞，忘掉仇恨，忘掉所有不快乐的事情。

“郝蕾小姐，你是否愿意嫁姜维先生为夫，并在神的面前承诺无论任何情况都深爱着她？”牧师在得到姜维的回答之后，转向郝蕾这一面，诚意地问道。

“我愿意。”郝蕾侧过脸，对姜维甜甜一笑，她笑得好幸福，好温暖，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宣布……”牧师依照惯例，扫视着礼堂，发现没有人反对之后，以嘹亮的声音说道：“现在，新郎，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天啊，他终于等到这天了。姜维慢慢地拉开郝蕾的面纱，缠绵地覆上

她的唇，两人吻地失去了理智才缓缓地分开。

现场在姜维亲吻郝蕾后欢声雷动！

在这热烈的气氛中，牧师大声的宣布：“现在，在神的面前，我正式宣布你们两人结为夫妻！”

礼堂再次沸腾起来，姜维拦腰抱起郝蕾，在众宾客的祝福之下，大步大步地走出礼堂，和秦玄、江水盈一起开车前往饭店。

教堂也在他们离去之后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有牧师还在神像面前低诉着：“今天又有一对新人了，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恩爱的。”

而郝蕾和姜维都不知道，他们的婚礼当天就被各大电台报刊杂志登上头版头条了，看来又有一阵子可以忙活了。

六个月后……

“我们要去那里？”郝蕾抱着姜维的手臂，紧紧地抱着，她好喜欢抱着他的感觉，好安全，好幸福，就象她拥有了一切。

“我们去你以前的孤儿院。”姜维宠腻到摸摸她圆挺的肚子，她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生了，他就可以看到他可爱的儿女了。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为了宝宝，他不得不听医生的，禁欲

6

个月，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怀疑自己会憋出病来。

快了，再过两个星期他就可以……想到这个，他的心情大好，无人能敌。

“真的？我都好久，没去了，太好了，还是你最疼我。”郝蕾开心地亲亲他的脸颊，他婚后的确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虽然有时他会和孩子吃醋，不过总而言之他还是很称职的，她很满意。

“当然是真的，我们都已经快到了，我还会骗你吗？”姜维回亲了她一记。

“我要爱你。”郝蕾开心地叫道。

“我也很爱你，我们到了。”姜维下车帮郝蕾打开车门，慢慢地扶她下来。自从她怀孕之后，他就变得好小心，生怕她被弄痛。

“啊。”还没有下车，郝蕾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好痛，她要生了。

“你怎么了。”姜维担心地问道。

“我，我，我大概要生了。”郝蕾疼得只能断断续续地说。

“要生了？那，那怎么办？”姜维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该怎么做？天啊，急死了。看着老婆额际的冷汗越来越多，他真的恨自己没有办法帮她承受痛苦。

“不要急，不要急，送我去医院。”郝蕾安抚着他的情绪，她知道他现在一定比自己更急。

“对，对，去医院。”姜维赶忙扶郝蕾坐好，关上车门，飞驰向医院。

“我都说不要急了，慢慢来，不要紧的。”郝蕾看他开得那么快，冷汗湿透了衣服。不是疼得冒冷汗，而是吓得冒冷汗，她可不想在孩子没出生前就车祸死掉啊。

“好，好，慢。”姜维像个机器人一样，放慢速度，不久便到了医院。

“医生，我老婆要生了，你一定要尽量让她不痛苦，要不我就杀了你。”姜维拉住医生的袍子，凶神恶煞地命令道。

“好，好，我知道了。”医生早就被他的眼神吓死了，他记得，上次也是这个男人恐吓他的，他得快逃。

“维，我现在要去生我们的小孩了。”郝蕾对他勉强一笑，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

两个小时后……

“姜维，蕾儿怎么样了？”江水盈带着她的丈夫，秦玄，匆忙赶来。

“都进去两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姜维痛苦地把脸埋进手心，他真的好担心，他不要她痛苦，他宁愿自己痛苦，自己能为她承受所有的痛苦。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和护士从里面走了出来。

“恭喜你，姜先生，一对龙凤胎，说来也奇怪，查的时候竟然没有查出是两个孩子，你放心吧，母子平安。”医生羡慕地说道，这年头，龙凤胎不多啊，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妇科大夫，也没有遇到过多少。

姜维没有听清楚医生的话，他太激动了，只听到最后一句：母子平安。平安就好，他什么都不求，只要他们都要就行。

“太好了。”江水盈激动地抱住秦玄。

“恭喜你啊，小弟。”秦玄伸出右手。

“谢谢。”姜维也伸出右手，和秦玄相握。

“姜维，快点进去看看蕾儿啊。”江水盈提醒道。

“啊，对，蕾儿。”姜维被江水盈的话打回魂魄，冲进了手术室。

“你什么时候为我生宝宝啊？”秦玄诱惑道。

“你慢慢等吧。”江水盈撇开头，不理睬他，跟着走进了手术室。

完

后记

后记

附赠素妍的个人绝密档案，只公开一次喔！

真实姓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英文名：si nna

笔名：素妍

性别：当然是女的啦

年龄：离拿到身份证还有几个月

生日：9

月29

日，希望与大家一起度过

星座：完美的天秤

血型：最大方的O

型

性格：开朗

格言：讨厌朋友的背叛，背叛的人不值得原谅，不值得尊重

偶像：比尔盖茨

男友：我的电脑

爱好：上网、小说、音乐、游戏

梦想：电脑高级工程师、知名小说家

QQ

号码：

28638753

朋友的评价：热情、独立、自信，却有点霸道

最希望的未来：20

岁结婚

最喜欢的小说：温馨黑道情、冷爱伯爵

最喜欢的作者：猫子、子缨、唐浣纱、深苇

最喜欢的游戏：最终幻想

最喜欢的歌星：f i n . k . l

、梁静茹

最喜欢的网站：功能强大，盖世无双的网易

最喜欢的地方：家里

最喜欢的学科：数学

最喜欢的论坛：S I X D O G S

小屋

完

谢谢大家！